

218
28

218-28-(4)



1200901538452

景
正宗寺本
春秋正義

東方文化叢書第四

十六、十八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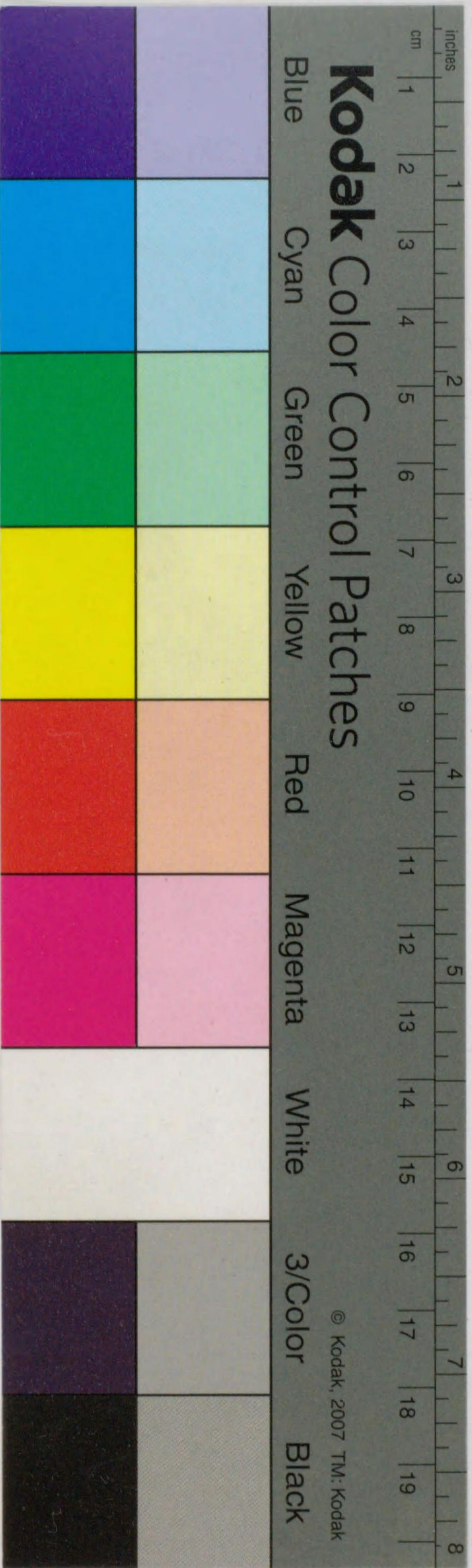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218
28

春秋正義

景鈔正宗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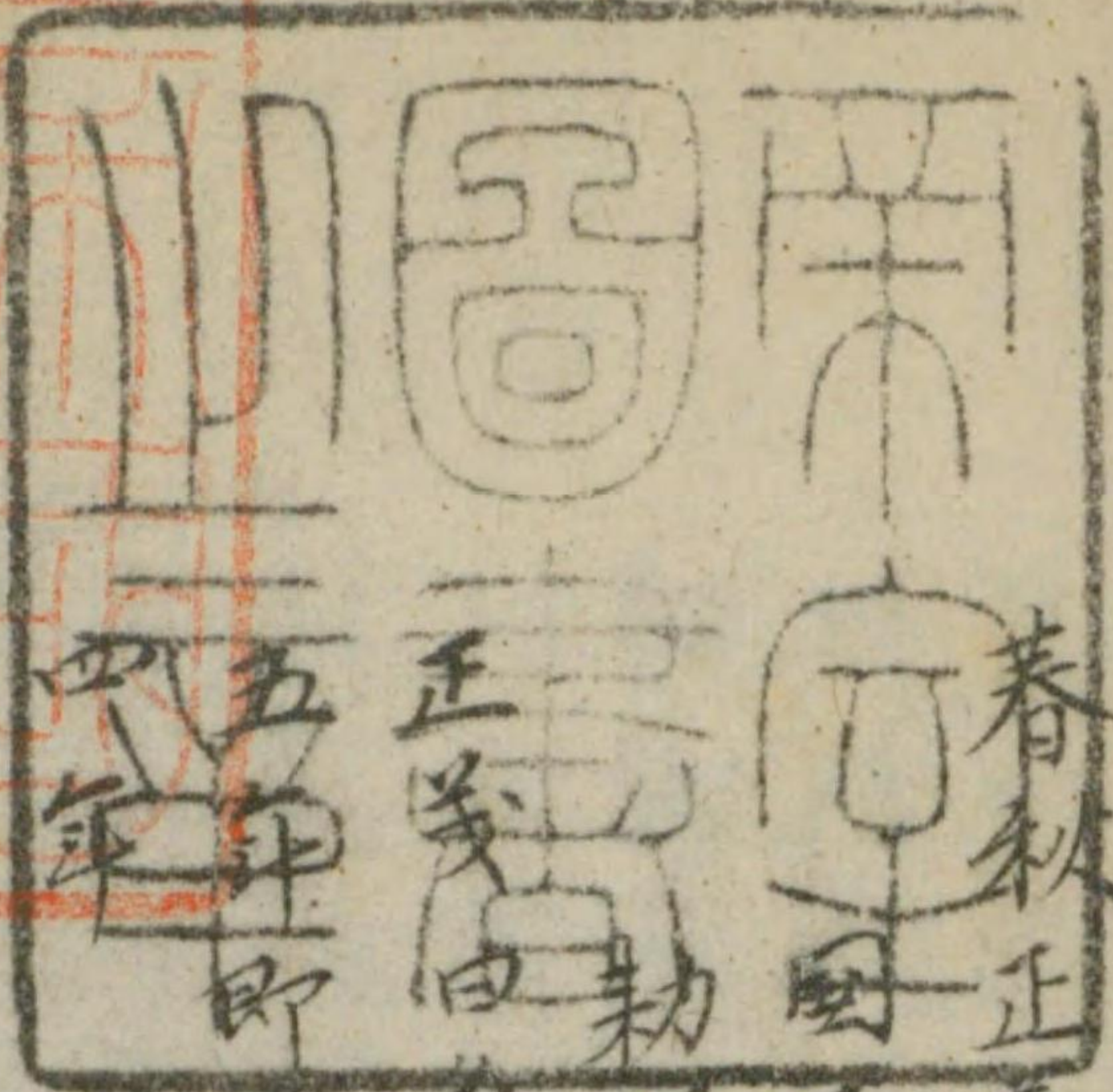
春秋正義卷第十六

宣公

正齋藏

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

等奉



正義曰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文公之子敬嬴所生以匡王
五年即位是歲之在壽星謚法善尚周達曰宣 元年注不說王

言不待貶責而其惡自明也昭元年公羊傳曰春秋不待貶絕以見罪
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
惡是其多也文四年通婦姜于壽傳云鄉不行非禮也是鄉內
君之例也 注稱婦之闕文 正義曰宣公母敬嬴在是有姑

也夫人以姜內姓舉姓而稱姜氏去氏稱姜則不成文矣知不稱
氏者史闕文也傳言新作延既而經无作字是作傳之時經猶未
闕於後經始闕耳此文傳亦无氏知是本史先闕故云史闕文而
不云經闕文也史文既闕仲尼不正之者以无所褒貶故因其詳
略也諸經所闕者或史文先闕仲尼不改或仲尼具文在後始闕



公羊穀梁漢初始為其傳見其闕文妄為之說非其實也公羊傳
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賤屬為賤說喪娶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賤
夫人內無賤于公之道內無賤于公之道則曷為賤夫人也公
一體也穀梁之意亦然先儒取以為說服虔云古者一禮不備身
女不從故詩云魚連我訟亦不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
禮故不稱氏見賤賤之也杜不然者女之出嫁由父母夫來取
之父母許之豈得問禮具否拒逆昏姻之命從夫喪娶父母之咎
自可罪其父母何以賤責夫人若其賤責夫人苟去夫人之號減
一氏字後何所明夫人之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子也舍遂之族而
去子稱公可乎亦知遂不可去子稱公夫人後安可以去氏稱姜
也逆婦姜于齊以卿不行變文賤賤此經賤遂不稱公子以成夫
人之尊非賤賤之變也詩責強暴之男行不由禮陳其爭訟之
辭述其守貞之意此豈是宣公淫掠而欲令齊女守貞哉
注放者可以遠 正彖曰彖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流放之法
寬五刑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寬其罪而放棄之也三

諫不從待放而去者被免死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放棄
之矣放之與奔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秋例曰奔者迫害而去逃
死四隣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臣之變君三諫
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變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迫害而出奔及
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仲尼修春秋又以所稱為
優劣也言優劣者放者君舍其罪緩步而出是其優也若者止則
懼死奔馳而去是其劣也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
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与此晉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
其官位宥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
巫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眉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
復自功且專故難及之被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
年傳稱宋高哀不殺宋公而出遂來奔高哀罪亦放而不書奔
者放者緣遣者之意為奔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批其所往之處皆
是從外來身高哀身來之魯自魯而稱來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
得言放此乃外內之文異耳放者以地適他稱叛入魯則稱來奔

亦此之類也 注傳言云蓋闕 正彖曰陳宋俱被楚侵明其並
救二國傳稱救陳宋而經云宋字故設疑云蓋闕也服虔云趙盾
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案經傳皆言侵陳
遂侵宋陳在宋南是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若趙盾越宋而南陳
猶及楚師北迴救宋安得不及楚也若言欲救宋而楚師解去則
救陳之時楚師已向宋矣何以昏救陳也蓋以陳既被侵方始告
晉之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晉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
故諸國會于棠林同共伐鄭棠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
遇故竟無戰言救陳宋者皆是致其耳 注晉師之棠林
正彖曰晉本與師力救陳宋但楚師已去故四國之君往會晉師
與共伐鄭言于棠林者行會禮然後伐也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
陳侯于袤伐鄭亦行會禮乃伐與此同也晉師趙盾為將不言會
趙盾而言晉師者取於兵會非好會言所會之其兵非會其人故
稱師案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注云卿不昏禮不敵云知以非為
趙盾不敵云侯稱師者沈氏云此會有宋公陳侯等猶成二年會

于焉有蔡許之君故知此非為趙盾不得敵諸侯但取於兵會破
會于瓦唯有公故知與此異耳 傳注諸侯到款之 正彖曰氏
者位尊乃賜是臣之電号具名氏所以尊君命言君命重故貴臣
行之人貴則君命尊也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者若宋花元衛元
咺之類是也如魯卿公孫敖喪級尚稱氏明生歸亦然其級父意
如叔孫婁不稱氏者各有所為與常例不同也會盟征伐具名氏
者皆是尊君命也傳獨於此發者內其與還文不同故於此款之
款例曰昏禮蚤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禮辭故公子翬
逆女傳曰脩先君之好公子遂逆女傳稱曰晉君命互發其彖也
注遂不至備矣 正彖曰公子亦是電号其彖與族相似曾臣有
罪則貶去其族去則非卿今遂與夫人俱至物死兩大人不並
焉若從夫人者焉則夫人卑矣故替其尊稱令從夫人者卑則夫
人尊矣款例曰往必稱族以示其重還蚤在塗必舍族以替之所
以成小君之尊是其彖也成十四年叔孫僑如逆女及以夫人至
其文與此正同被傳云稱族焉君命舍族尊夫人此傳不言稱族

舍族者教例曰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尊夫人也叔孫僑如逆女則往曰稱族還曰舍族然則公
子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是言公子非族故與彼異文公子孫
則非族稱舍亦與族同故其言尊君命為夫人与彼亦不異也所
以異者族必君賜乃稱之公子孫繫公之常言不須待賜乃
稱之耳
注胥甲至於險 正彖曰案被傳胥甲與趙穿曰
罪放胥甲而舍趙穿者於時趙盾為政穿是晉君之壻或本罪
輕於胥甲故得免咎 注篡立王位定 正彖曰春秋之世王政
不行諸侯自相推戴廢立不由天子篡弒而立則隣國討之若與
之舍則序之於列成其力君諸侯既已為舍則臣子不得復討若
其殺之則與弒君罪同宣公殺子惡而取國常畏魯人討已心不
自安納賂請舍故既與齊舍而公位乃定成十五年威之舍討曹
成公成公得列于舍後曹人請于晉曰先君死乃有罪乎若有罪
則君列諸舍矣是列舍則位定也 注文十王受賂 正彖曰杜以
傳言皆取賂而不必有二夏乃得稱皆故指二扈之盟以充皆彖

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為虛
指其夏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案
此言舍諸侯于扈文義宋人之弒昭公下知非十七年舍于扈既
取宋賂又取齊賂而稱皆必為十七年十五年二扈之盟者案十
七年舍于扈尋檢經傳全書為魯討齊之夏豈得違背經傳妄
指十七年乎但宋弒昭公其罪既大故先言之為魯討齊其失小
故後言之劉炫以傳文先後顛倒又以會于扈為十七年之夏違
背經傳而規杜非也取賂而還昏本或云取齊賂而還檢勘古本
及杜注意並先齊于文十七年宋及晉平唯受宋賂十五年舍扈
受齊賂耳傳言皆者皆齊宋也故知皆取齊賂者非也 秦急崇
正彖曰崇是秦之與國故秦人急於援崇 二年宋華至生帥師
正彖曰此花元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
將者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生之下先帥師之字脫耳注得大
正縣南 正彖曰此獲花元生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昏死也以此
知生死皆曰獲昭二十三年傳云昏曰胡子驍沈子逞滅獲陳夏

蓋君臣之辭也傳言晉曰是仲尼變例也 注却內至稱人 正
戈曰諸經敗諸侯之卿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此傳唯稱趙盾及
諸侯之師侵却諸侯之將不言名氏則實是微者非敗之也趙盾
畏楚而逃故敗之稱人叙例曰却受楚命伐宋大敗宋師獲其二
卿此晉之不競也晉於是申命衆國大起其衆將以雪宋之恥取
威定霸趙盾為政而畏越椒之盛不敢遂其所志託辭班師失宋
之心孤諸侯之望所以致敗也 注靈公至四年 正戈曰叙例
曰經晉趙盾弑君而傳云靈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宣稱君也
弑非趙盾而經不更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故特
見仲尼曰越章乃免明盾亦應受罪也 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
其罪蓋為教之遠防 傳君子之戮也 正戈曰軍法以殺敵為
上將軍臨戰必三令五申之狂殺失即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
以擡却人宜其為禽也昭明也兵戎之變明此果毅以聽之令謂
禮曰殺敵人是名為果言曰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乃名為毅言
曰疆毅以立功易之戮也反易此道則合刑戮也昭認明曉此禮

致謂達之於敵毅強也亡致用此意乃為強人言在軍對敵必須
殺也尚昏成湯教桀之罪以誓言歟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賈汝爾不從誓言予則擊戮汝武王數紂之罪以誓歟云爾
哉夫子尚柏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爾所不勗其于爾躬
自戮二王以至聖伐至惡尚誓歟使多殺是軍法務在多殺亡敵
乃為禮也公羊善柔襄公不鼓不成列以為文王之戰亦不以此
武王之戰既知不然文王之戰豈為若是審如公羊之言又王未
曉戰法其不亡身定天下豈為此乎 注疇昔猶前日也正戈曰
禮記檀弓云孔子謂子貢曰吾疇昔之夜弓坐奠於兩楹之間却
云云疇昔猶前日也是相傳內然 注登馬內文 正戈曰謂文
師雕登之若朱其尾鬣之類也 見叔至來奔 正戈曰叔詳卑
賤故得先啟華元見而安慰之曰往奔入却軍者子之馬自然非
子之罪叔詳自知前言已駢不敢隱諱乃對元曰非馬也其人也
言是已內之叔詳既答華元而即來奔魯耳服虔載三說皆以子
之馬然內叔詳之語對曰以下內花元之辭賈逵云叔詳宋守門

大夫花元既見叔祥之謂花元曰子見獲於邦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花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力之也謂羊斟驅入邦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馬既和合而我即來奔耳却安云叔祥即羊也也在先得故花元見叔祥之即誣之曰奔入邦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花元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女驅之耳叔祥既與花元合語而即來奔魯又一說叔祥宋人見宋以馬贖花元謂元以賤得故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賤故然花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賤自以人受來身賤更既合而我即來奔杜以傳又見叔祥而即言曰則曰下皆當為花元之語不得為叔祥之辭且以花元與賤人交語而稱對曰謂故國而言來奔皆於又不須又羊斟與叔祥當是名字相配故不從三家而別為之說來邦氏來奔為奔魯耳合是聚合言語故云合猶答也 注植將主也 正彘曰周礼大司馬大役屬其植却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故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是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巡功謂巡城檢作功也 注睥也目瞽大版 正彘曰說文云睥大目也目大則出見故云

出目也瞽是版之狀版以大內異故為大版也 注于思多鬚鬚之良 正彘曰賈逵以為白頭良成十五年花元為右師距此三十年計未得豕白故杜以為多鬚鬚良亦是以意言之耳 犀兕尚多 正彘曰款獸云犀似豕郭璞曰形似水牛豬頭大版庫腳之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之者食角也小而不櫛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則款期交及記曰犀出九德毛如豕蹄有甲豕似馬呂錄地理志云武陵沅南縣以南皆有犀款獸云兕似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及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之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偏檢各傳犀兕二獸並于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自多言尚多者苟以答詭者耳 宰夫牝熊蹯 正彘曰字各包孰曰肺命此宰夫牝熊蹯其蹯不之於孰以其違命故殺之 注畜以之宮屬 正彘曰周礼挈壺氏挈畜以令軍糧却安云縣畜于廩假之處畜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畜表廩說文云畜蒲器可以盛糧韓詩外傳云鮑焦挈畜來蔬過子貢於道是畜可以盛糧

盛菜以草索力之令人猶有此器形制似管故內管屬已朝以示
人令衆懼已 將諫之結之 正義曰言二人將欲相隨入諫士
季謂肩曰子是善卿令與子俱諫而不入則莫之也結繞內諫會
是卑卿請先往諫不入則子結之 三進及階 正義曰溜謂簞
下水油之處入門伏而不省起而更進三進而及於君之屋溜言
迫於公之前也趨登也非禮 正義曰此言飲趙盾酒是小飲酒
耳非正燕禮燕禮獻醕之後方脫屣外堂行无竹笋爵非止三爵而
已其侍君小飲則三爵而退王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
洒如也二爵而言也斯禮已三爵而油以退却云云禮飲也三
爵則敬教可以去矣是三爵禮訖自當退也提彌明言此之時未
必已也三爵假此辭以悟趙盾耳 遂扶至焚室 正義曰服虔
本扶作跪注云趙盾徒跪而下走禮脫屣而外堂降階乃納屣堂
上无屣跪則是常何須云遂跪而下且遂者因上生下之言提彌
明言訖而遂不得力趙盾遂也杜本作杖言杖者下階也服虔云
嗾嗾也夫語辭焚犬名公乃嗾夫焚使之嗾盾也歎畜云狗四尺

力焚是大大之名以其使之嗾盾故云焚猛犬也 注宦學也
正義曰曲禮云宦學夏師則二者俱是學也但宦者學仕宦學者
尋經藝以此為異耳 注箏箏也 正義曰鄭玄曲禮注云曰
箏方曰箏然則俱是竹器方曰異名耳故以箏力箏鄭玄論語注
亦云箏箏也 注穿趙之才子 正義曰晉語云趙襄趙夙之才
也夙譜者是襄子穿是夙孫是穿力盾之後父昆弟之子也在本
夙內襄祖穿內夙之曾孫也本轉寫多誤其本未必然也 注越
事討賊 正義曰哀八年傳公山不狃云君子違不逾讎國未
臣而有伐之奔命季死之可也注云未臣所適之國則可不奔命
死其難如彼傳文雖則出奔臣未絕此注云越事則君臣之義
絕者以仲尼云越事乃免出奔則免責明其已絕也襄三十年
鄭人殺良霄傳曰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去國不稱大夫是力
絕之驗且受君之命乃得內臣令君殺已逃奔他國君之於臣
既已絕矣臣之於君已絕乎董狐云子為正卿反不討賊明其
威足討賊卿位猶在故責之耳我以君命得內國卿杖君之威故

群下用命亦既失位出奔國人不敢畏我國內自有賊亂非我所
忌禁之故越竟得免由戈絕故也不祖之言謂已以他故出奔非
是君殺已矣其宗國宜還救之昭二十一年宋公子城以晉師
救宋是其意也襄二十七年傳曰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貨於
野以喪莊公彼是公之屬臣去國而行君服豈復責元罪而將見
殺逃竄而得免死者皆令反服君乎禮檀弓曰穆公問於子思曰
內曰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曰君反
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死而戎
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言去國雖曰本情有異不可
以一槩論也 注黑臀晉文公子 正彖曰周語單襄公云吾聞成
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晉
世家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初麗至公子 正彖曰服
虔云麗姬與獻公及諸大夫詛死畜群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社
豈不注彖似不然若麗姬身死此詛姬死即應復常何得比至於
今國先公族豈復文襄之霸遂踵麗姬法乎蓋為奚齊卓子以廢

篡適晉國創其為亂不用後畜公子案檢傳文及國語文公之子
雍在秦系在陳黑臀在周襄公之孫談在周則是晉之公子悉皆
出在他國是其因行而不改成公今始革之故傳本其初也則是
國內因麗姬之亂乃設此詛非麗姬自為詛也若麗姬為詛不須
言麗姬之亂以言之亂知其創麗姬也自此之後豈立公族而顯
者亦少唯有悼公之弟揚干悼公之子懿二人名見於傳昭十八
年鄭人救太子產辭晉公子孫於東門以外更無其人良由備
於六卿不被任用故耳 注无公至之官 正彖曰不畜群公子
故无公族是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也下注云餘子適子之母
亦亦治餘子之政餘子屬餘子之官則適子屬公族之官也孔晁
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
公族也晉語云柔伯請公族悼公曰苟家博惠苟舍文敏屬也果
敢无忌情靖使茲四人者為之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博惠者教
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情靖者脩之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
夫是公族主教誨也 注餘子之政 正彖曰下廢子為妾子

知餘子則是適子之母也言亦為餘子則知餘子之官亦治餘
子之政令主教鄉大夫適妻之治子也下云廢子為公行掌率公
之戎車則公行不教廢子然則鄉大夫之妻子亦是餘子之官教
之矣 注廢子為戎行 正彖曰下句趙盾自以為廢為旄車之
旗則旄車之旗即公行也車而謂之公行知其掌率公戎車之行
列也 晉於至公行 正彖曰此晉有公族餘子公行皆魏風有
公族公路公行其公族公行既曰公路似此餘子但餘子不主路
車公路非餘子也尚與公行內一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車
行列謂之公行其實正是一官訪人變文以韻句耳周禮旄此三
官之名夏官有諸子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夏與公行同也旄
官有中車下大夫二人掌王之五路夏與公行同也旄餘子曰者
天子諸侯禮異耳 注旄車旄旄車 正彖曰至公車行列謂之
公行車皆建旄謂之旄車之旗詩云子之干旄又曰建旄設旄
是公車必建旄也周禮主車之官謂之中車中者衣也主衣飾之
車謂之中車此掌建旄之車謂之旄車之旗省本鄉之適子其子

也義正適當為公族使辟屏季故更為旄車之族自以身為妻子
故使其子為妻子之官知非省身自為旄車之族而云使其子者
旄車之族賤官身省身既為正卿无容退掌賤職六年經稱晉趙
盾衛孫免侵陳仍肩於經非身退位故知使其子耳原曰長而使
趙括者沈氏云以其君姬氏之愛子故使之非正適也 注省以正
之適 正彖曰旄即屬也故官屬者父時曰官屬也將父時官屬
與屏季使季為之適也省之此意欲令身死之後使屏季兼
其父後為趙氏宗主但晉人以省之忠更使其子胡彘省後身三年
注再與文曰盟 正彖曰蘭以海三十三年即位文二年盟于垂
隄七年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却俱在當言三曰盟而云再者以
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規之非也 傳注言牛至而
祭正彖曰祭經牛死在正月郊焉用三月其間足得養牛之豈一
傷一死豈更改卜取其吉者郊天之禮不可廢也牛死而遂不郊故
為非禮也不郊非禮則於禮得郊禮諸侯為天子斬衰天王崩未
葬而得郊者不以王變廢天變也引曾子問者舉輕以明重也初

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不行耳既殯之後
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
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而越紼而行夏鄭云不敢
以卑廢尊紼輜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櫓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
災言越紼而行夏是在殯得祭也案童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
三飯不侑醢不酢而已矣謂尸唯三飯祝不侑勸其食之罷矣酌
酒醢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尸飯而侑勸
訖醢尸不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
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
言五者閻中言之常禮記祭法云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
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
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
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
祀或立戶或立竈是其義也 注螭山司水神 正考曰螭山神
獸形魁怪物先儒相傳為鯀魯語仲尼云木石之怪夔因兩水之

恠因因象則因兩是木石之神社以為水神者魯語賈逵注云
因兩因象言有夔之形而先賢休然則因兩象皆是虛先為
總彼之意非神名也上句言山林川沢則螭因兩四神文十八
年注螭山山林異氣所生螭既為山林之神則因兩宜為川沢
之神故以為水神也 注載祀皆年 正考曰秋天主唐虞曰載
商曰祀周曰年孫炎云載取物終更始祀取四時祭祀一訖年取
年數一孰是載祀皆年之別名祓言之身律歷志云高三十一王
六百二十九年 卜世至七百 正考曰律歷志云周三十六王
八百六十七年 卜數也 多天使與已蘭 正考曰多言天者
皆非天也此既言天使與已蘭即云余為伯儵即非天也伯儵不
得自稱為天不得變為伯儵明是多者恍惚之言身成五年
晉趙嬰多天使謂已祭余之福女上天之神聰明正直寧為就淫
亂之人降福以求食乎昭四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已弗勝号曰寧
助而勝之若是上天之神寧為與豈牛爭力而不勝也明皆恍惚
之言或別有邪神多者不識而妄稱天耳 朝于楚 正考曰諸

侯天子攝行父夏稱朝此云子士非天子亦稱朝者以天子稱朝
故傳亦通言之其實合稱聘耳 四年傳注身二指 正彖曰大
射礼云右巨指鉤弦却云云右巨指右手大臂也又曰設決朱極
三邦云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內之三者食指
將指无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
无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傳圍周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甚足大
指見斬遂失屨認大指力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
力大指力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力將指手以中指
力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備用服虔云俗所謂噍鹽指也 元龜
正彖曰說文云龜大鼈也云中要記曰千歲之元龜能與人語
凡弑王之罪 正彖曰晉語云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則君
臣之交猶父子也君无可弑之理而云弑君稱君之无道者弑君
之人固为大罪欲見君之无道罪亦合弑所以懲創將來之君兩
見甚彖非赦弑君之人以弑之而无罪也 叔則曰天生民而樹之
君使司牧之群物所以繫命故戴之如天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夏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致命有死无貳
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奉无父子自然
之恩未无家人習觀之愛高下之隔殊殊壅塞之否万端是以居
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乞相親也若元高自肆群下
絕望情矣地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离則位号虽存无以
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稱君之无道稱臣之罪稱君者唯昏君
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無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昏弑者主名以
垂來世終為不弑而不可赦也然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索
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逐深
見貶削懷諸賊乱以力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邦之飯生奇之陳
乞楚之云子比來本无其心春秋之彖亦曰大罪是以君子愆厥
以立也諸侯不受先君之命而篡立得与諸侯會者則以成君君
之奇商人蔡侯班之屬是也若未得接於諸侯則不稱爵楚云子
棄疾殺公子比蔡人殺陳佗齊人殺无知衛人殺伋吁云子玃之
屬是也諸侯篡立虽以會諸侯力正比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

名季實即君臣之分已定故殺不成君者亦与成君同矣傳曰會
于平列以定公位又云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此以會為斷也經
有趙盾弑君而傳云美公不君又以明於例此弑宜稱君也弑非
趙盾而經不更文者以示良史之意深責執政之臣傳特見仲尼
曰趙盾乃免明有亦應受罪也醫不三在不履其業古之愆戒也
人子之孝尚且心嘗禱而已某物之奇非所習也許止身為國嗣
國非先醫而輕果進某故罪同於弑二者重原其本心而春秋不
赦蓋為教之遠防也楚靈死於民於例尚稱國以弑公子比首
兵自立楚無散飯而夷王縊死故以此為弑主也此既得國之人
驚亂棄疾而扇之比懼自殺皆棄疾之由故眉公子棄疾殺公
子比也左氏爰例止此而已其餘小異皆從赴也劉賈許穎以為
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弑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弑案傳却與宋
昭經文異而例同故重發以曰之子弑其父又嫌異於他臣亦重
明其不異既不辨別國之與人而傳云莒紀公多行无礼於國大
子僕因國人以弑之經但稱國不稱人知國之與人豈言別而更

一也杜言小異從赴者宋之蒙沃楚之乾谿俱是國內而弑捷不
昏蒙沃齊商人衛及吁俱是公子而及吁不稱公子諸如此類取
有不同皆從赴也此弑君之例有君罪臣罪之異而諸侯出奔皆
不書逐君之人以罪臣者以君之見弑未必皆為甘道故立臣罪
之文以見君有甘罪死者國君而被臣逐是是不能固位其罪皆
在於君故杜諸侯出奔例云諸侯奔者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
仲尼之經更設逐者主名以自奔為文者責其不能自安自固所
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蔡侯朱魚甘罪其失位出奔亦其然也是
說逐君甘罪臣之文意也 注障澁障水也 正矣曰秋例云障
水出新城縣南到荆山東南經襄陽南郡南陽縣入沮尔雅
水也之名唯有屋梁岸澁甘以澁為水也者但此云障澁成十五年
云決睢澁澁皆水名舉水名而言澁知澁是水也 及鼓跗
著於丁寧 正矣曰車上不得置簣虛以懸鼓故力作跗若鼓之
楹鼓也言著於丁寧則丁寧是器晉語云伐備鐘鼓考其罪也
戰以淳于丁寧傲其民也是丁寧戰之用也周禮鼓人以金錡和

鼓邦云云鑄厚于也其形同如確以金鈎節鼓邦云云鈎鉦也
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是鑄即厚于鈎即丁寧故先儒皆
以鈎為鉦之別名丁寧即鉦也 注兵車之蓋 正考曰服虔
云蓋蔽之之蓋如笠所以蔽蔽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
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蔽杜以彼為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是
以意而言差於人情為允耳 王使至是矣 正考曰此是強軍
人之 心耳息有此矢之有法不得甘之學作唯三而已且射
中王車由射之工不中矣善若其由矢王國猶有一矢何不一發
以取趙椒 注易其名 正考曰言趙椒之亂合誅絕其族今更存
立故命曰生言應死而重生 五年注高固王諸侯 正考曰依
五年公孫茲如年注云娶於年也婦非君命不越魯故奉公命聘
於年因自為逆然則此高固亦是因來聘而自逆也經書公孫茲
如年是以聘為文此高固以逆為文不言聘者此二者皆以非君
之命不得越魯請君行聘而因自逆妻本意為逆不為聘也從魯
而出私娶經而君命重故書聘不書逆自外而來則嫁女重而受

聘輕故書逆不昏聘內外之異文身諸侯嫁女於大夫則使大夫
為之主而書於經者以禮為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為主耳其女適
他族以先公遺休許人必告於廟故昏之身嫁於諸侯者皆昏其
歸此不書故者差降於諸侯也非齊夫人不得言歸于齊若言取
于齊高氏則下嫁於大夫非公之敵故不得書其歸也 注叔姬
寧國反馬 正考曰傳言來反馬也極高固為文耳嫌叔姬亦為
反馬故辯之二者各有所為而相隨行身女既適人尚稱夫族亦
蕩伯姬是其變也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躬歸於
夫反馬乃成夫婦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 傳注公既
正考曰凡公行正昏至者姓反无咎喜之而告廟也公如
齊見止求與高固為昏方始得歸而以恥而不告亦後告廟也
故依常書之以示之 穀例曰凡反行飲之必以嘉會昭告祖祢有
功則舍爵策勲其勲无咎告夏而已若夫執止之辱厭者毀列所
以累其克君忝其社稷故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自終宣公如齊
既已見止連昏於隣國之臣而行飲之禮故傳曰書已也言昏

也者書之以示公也 注適諸王明之 正笈曰俱是外來逆
女適諸侯諸侯遣臣來逆則稱逆女紀裂繻來逆女是也適大夫
之自來逆則稱所逆之字此高固來逆叔姬是也二文不同所
以別焉卑也傳言卿自逆者別其與君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
逆叔姬文與此同不於彼發例者嫌此高固見迫而成昏與常例
或異故因此以明其不異也 注禮送示說 正笈曰禮送女
適於夫氏苗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棄之
以歸故苗之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
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故也法苗遣使不合親行高固因叔
姬歸寧遂親自反馬與之俱來故經傳具見其意以示說也儀禮
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女反馬故何休批之作膏膏以難在氏言
禮女反馬之法鄭玄答之曰冠笄云其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
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細衣乘
墨車後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
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御

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嫁
女苗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乘反馬則大夫亦苗其車也禮
多散亡以詩之箋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苗車反馬之禮苗車
妻之道也反馬婿之妾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
婦入三月祭乃反馬禮也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宜親
行耳杜言三月廟見謂无舅姑者士昏禮婦至其夕成昏質明贊
見婦於舅姑若舅姑既設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却玄云奠菜者祭
菜也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乃鄭玄云謂助祭也曾子問篇瑞
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杜曰而祭於稱成婦之義也鄭
玄云禮舅姑設者也是舅姑設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內反馬
之節舅姑存者亦苗以三月反馬也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
入三月然後婿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說吾
親反馬也案杜注經云叔姬寧因反馬傳唯舉反馬不言寧者以
寧是常更唯反馬非禮故傳舉其非禮者 六年傳陸陸盡元習
也 正笈曰教詁云貫習也殪死也言其死盡故以殪力盡盡云

賈者杜以爲盈滿之心使君習來伐劉炫云案尚書泰誓武王教
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
今知不然者以詩稱射則貫者先儒亦以爲習故杜用焉蓋得兩
通則直以尚君之文而規杜也怨非也內昏曰殪我殷 正
曰如杜所注我訓以兵伐殷而殪盡也殪字宜在下以周
君本文故云字在上 注豐上元滅元 正
震爲動動爲明動而益明豐大之義豐卦上六變而爲純離之卦
故爲豐之離也杜以筮得此卦爻變而爲被卦可言過觀之否過
坤之比耳此直口語不是揲著而亦言豐之離者周易論變爲爻
故爻不筮論易者必以爻言其爻故言豐之離也杜又引豐上六
不覲凶皆周易之文也王弼以爲上六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
履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節者覆節之物也豐大其屋又
節蔽其家闇之甚也以甚闇而處大屋不乞久享其利其屋益
大其室將空故窺其戶而闚然無人也經三歲而不能覲見則凶
伯庚引此者蓋取其德而居乃屋不乞三歲必滅元 七年衛侯

公來盟 正
書曰及晉趙文盟其族以厭恥也然則公與大夫對盟則爲恥
辱此良夫來盟其貶責者彼公親朝晉之侯不與公盟故遣大夫
敵公是爲恥辱此不貶責者其君不得親來遣臣來與公盟不對
彼君非爲恥也 傳凡師曰會 正
之國彼我之計未定相與共謀講談利害計成而後行之故以相
連及爲文不與謀而出師者謂不得已而應命故以外合爲文皆
批魯而言之也公親會齊侯伐萊而傳以師出而例所以通卿大
夫帥師者也魯既春會于曹以謀伐却夏遂起師而更後不與謀
之文者后公篡天子忽之位謀而納之非正故諱後不與謀之例
若夫盟主之今則上行乎下非匹敵和成之類故或先謀皆後
不與謀之例成八年晉士燮來聘且言將伐却下云會伐却也是也
凡乞師者深求包理之辭執謙以福成其計故魯小國乞之於大
國乞乞之於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據宣叔卻錡是也傳以師
書內例是唯繫於戰伐而劉賈許穎濫以經籍及字爲妄本不在

例今欲強合之所以多相錯伐也杜言小乞大夫乞小者依二十
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是小國乞於大
國也成十三年卻錡來乞師十六年栗嬰來乞師十七年荀息
來乞師十八年士魴來乞師是大國乞於小國也與謀者心俱欲
伐彼此同謀乞師者非彼所欲乞來而已也我乞彼者彼不與我
謀彼乞我者我不與彼謀是故凡言乞者皆後不與謀之例宣叔
是小乞大卻錡是大乞小除晉乞魯以外更無大乞小者故舉卻
錡以辯乞小之復耳晉是盟主自是上行平下例死與謀之文不
由卻錡乞師乃後不與謀之例 注此死字蓋闕文 正茂曰
苗秀乃名力未復則死未可取知此取必在秋此死秋字蓋闕文
注慢盟之諱之 正茂曰昭十三年公舍列子晉侯云云于平丘
八月甲戌日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於時晉以諶惡弘多不與公盟
公不得與非國之恥故各其日盟而影言不與此時公實有罪為
晉所執不得與盟是公之恥故諱而不昏其盟若言諸侯實不盟
公實所可與然 八年注茂與五年昏包同 正茂曰被執不以

內恥而亦告廟飲之故昏之以示也故杜云茂與五年昏包同
注蓋有正禮也 正茂曰下言其卒故疑有疾而也聘禮曰賓
八聲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哀于
五年傳曰有朝聘而然以尸將受之禮是入所聘之聲則尚遂也
黃是奇音遂以疾还非禮也 注有受之昏地 正茂曰有受祭
也者謂禘祭也秋例以昭十五年有受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
知此言有受亦是禘也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受者禘
更得常不至昏禘為下禘祭張本身上言公子遂如壽公言仲遂
卒不言公子者此書有受力仲遂卒而昏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
因上行述間死異受省公子之文從可知也傳氏雅杜云其間有
卒已有受于大廟何得為間死異受秦氏秋云有受于大廟是
力仲遂卒起文止是一受故云間死異受也既不昏公子而稱仲
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矣例也定五年傳云季子卒子均
卒野卒于房公是魯地卒於房內故不書其地魯是奇地非魯音
故書地也 注釋又司邑同 正茂曰叙又祭天又孫炎云祭之

明日尋繹後祭也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內饗少牢饋人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執詔云饗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公羊傳曰王者何干葬也籥者何籥葬也言籥者何通可以已也是籥者廢其先也者知于不可而力之也籥者何通可以已也是籥者葬者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葬大武干楯也戚斧也此葬者左手執楯右手執斧故謂之武葬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內名諸言頌人之葬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云云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葬也故吹籥而葬謂之文葬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祭故去其有也而不知廢繹納葬去籥惡其色聞也尋杜注意直云萬葬名又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葬也下尚羽數則萬是葬之大名不取公羊乃是干葬之義則執羽吹籥是乃萬葬故杜云納葬去籥惡其色聞是死干葬籥葬之別名也沈氏云案曾子問嘗禘郊社簋豆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內輕故廢之 注敬謚 正考曰謚法夙夜勤

夏曰敬 而不克葬 正考曰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卜旱乃克葬彼云乃此云而者公羊傳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之難乎而也何休云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曰葬其君言乃者內而隱言而者外而淺下吳日映久故言乃在左也傳杜又不說或如公羊之言是史亦異辭 傳注舒蓼二國名 正考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謚為云一國名案穀例土地名有舒群舒之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列炫以杜力二國而規之非也 盟吳越而也 正考曰譜云吳姬姓周大子之子大伯仲雍之後大伯仲雍讓其弟季歷而去之荆蠻自號句吳句或為工夷言發也大伯死子而卒仲雍嗣之當武王克殷而因封其曾孫周章於吳句吳子又別封章弟虞仲於虞自大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之滅而吳始大至壽考而稱王壽考以上在數可知而不紀其年壽考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堯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滅吳越以姓其先夏后

少康之廢子也封於會稽自号於越於者夷言發色也濱在南海
不与中国通後二十餘世祀於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
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勾踐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魯哀公三十二
年句踐滅吳霸中國春秋後七在大為楚所破遂微弱矣外傳
曰芊姓歸越楚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 注記禮至
下柩 正考曰禮記諸言自某始者皆與後人為始此云始用葛
菲則自此以後常用葛故云記禮喪之所由菲字禮或作緋或作
緋繩之別名也周禮遂人大喪屬六緋天子用六也喪大記君葬
用四緋大夫士葬用二緋是緋者所以引柩也於殯則已有之繫
於輜車以備火員有吳則引柩以辟火及葬則用之以下柩也
雨不引懷也 正考曰曲禮云凡下筮曰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
內曰近某日喪變先遠日吉變先近日却云云喪變葬與練祥也
吉變祭祀冠取之屬也然則先近日先下上旬不吉卜攻旬又不
吉卜下旬喪變則先卜下旬下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
汲之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

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王制云廢人葬不為雨止者却云
云蚤雨猶葬禮儀少也 九年陸卒於日 正考曰秋例是
是鄭地故云卒於魯外黑臂以二年始立而云四與文曰盟者杜
注春秋又為秋例前後經傳勘尚備盡豈晉侯二年始立不干文
公之世而云四與文曰盟必是後寫之誤蘇氏亦以為然列炫以此
規杜非也其君卒或書地或不書地皆從赴今云卒於魯外故書
地者晉侯實在魯外卒非以為例也列炫云襄七年鄭伯髡頑卒
于鄆昭二十五年齊公伋卒于曲棘魯內而書地非魯外九月死
卒而書下有十月祭國杜以長歷推之祭國是十月十六日卒而
在前十二日身故云九月死卒而上有八月下有十月非月誤也
注三與文曰盟 正考曰鄭文燬以依二十五年卒却代立其年
盟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十四年于
新城唯二與文曰盟云三者以二三字体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
不然杜无容不委列炫以此規杜非也 注攻治云書名 正考
曰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之而不名此書攻治之名是不

內春秋所貴故書名傳稱臣者所以昭煩去惑是以伏死而爭則
直諫者臣之盡忠之爭諫也忠諫而死不為春秋所貴者親例曰
魯哀之可諫者甚衆未聞仲尼之若言也於陳恒弑其君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求討不獲顯矣施舍足以致益者固人臣之所
當造膝也若乃情色之惑君不乞得之於臣又不乞得之於子臣
子而欲彰直於其君父適所以益謗而致罪也陳靈公宣淫悖德
亂倫志曰禽獸非盡言所救洩治進先臣濟遠策退不危行言孫
安昏亂之朝慕匹夫之直忘逐臣可卷之德死而無益故程曰罪
賤之文傳特稱仲尼以明之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合乎
此其及也豈說不貴洩治之意也然則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殷
有三仁焉善比干者家語云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洩治
誅而殺之是与比干誅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
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莫身
死之後紂尚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
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

而無益可謂稍矣詩云民之多辟死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是言
洩治之行不得曰於比干之意也 傳注不書公將帥 正彖曰依二
八年晉侯奔師索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彼注云東公奔國飯父
秦小子慙既攻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彼以師屬晉而經晉其
師此全不晉者彼豈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無故稱師耳
此則全將帥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自帥之故唯晉林父伐陳也
十年臣晉略也 正彖曰崔杼有亂於惠公之身既薨高國
二家怨其藉前世之寃又有寃於新君故畏其禍已因君薨而逐
之崔杼未有罪也有人疑其寃故不言其名略言崔氏見其舉
族出奔耳及仲尼脩之大夫出奔此罪不名之也即是死罪故因
告稱氏而書氏以見死罪若貴之或稱官或稱字如司城子哀之
類是也 注王季子稱字 正彖曰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
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是公羊以為
天王之母弟也母弟而稱季子然則字季子也天子大夫例稱字
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母弟稱弟此不言王弟者親例云朝

聘盟會嘉好之莫此兄弟之篤睦非妾例之所與故仍舊史之策
或稱弟或稱公子是由義无所見故因其曰文其相殺害乃稱弟
以示妾耳 注釋邾之紀山 正妾曰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紀
則邾內邾之都矣更別有紀邑今魯代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
紀山內名蓋近在邾都之旁耳 傳注典策至改曰 正妾
曰傳言且告以族不以名知法當以名告而齊人誤以族告也
叔例云若乃稱司城以責效節於府人皆歸父之還以善後命
於介因齊人告辭以著其无罪蓋隨變以示廢貶也傳既
云書曰崔氏以明非罪後云且告以族不以名知典策之書
曰當以名通也齊國雖繆以族告適一合仲尼所襲之案因而
不革以示其罪且明春秋之作或因仍舊史成文不必皆有
改也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說世卿而難充氏蘇氏叔云崔杼祖
父名不見經則知非世卿且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猶尚不
說世卿豈曰非礼夫子何由獨責又知駁異矣引尚書在邾爾常
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絕絕王者之常說世卿之

又其妾何在 注違奔放也 正妾曰叔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礼
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為文是言違兼奔放也 注上某元
某名 正妾曰若言崔氏之守臣杼也大夫受氏為世守宗廟故
謂之守臣言守宗廟之臣也依十一年管仲云天子之二守高國
在彼謂天子命之力守國之臣与此異也知此異於彼者豈天子
命者出奔乃得告於諸侯餘臣亦奔不得告也且下句云失守宗
廟知守臣謂守宗廟之臣非守國也天子賜姓諸侯賜族對文則
姓與族別散文則可以通礼謂族人為廢姓故云上某出者姓其
實正是族也 注玉帛之使謂聘 正妾曰聘礼執玉致命執帛
致享故云玉帛之使謂聘也下注云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又昭二
十年曹公孫會自邾出奔宋注云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則杜
意以為奔者之身嘗有玉帛之使於彼國已徑相接則告之若奔
者未嘗往聘恩好不接則不告唯告奔者聘之國餘不告也列炫
以為玉帛之使謂國家有友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注釋水出淮 正妾曰叔例曰釋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

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縣入淮也 注以四引卿禮 正矣
曰喪天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禭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
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然則子家上大夫棺屬八
寸今斷落其棺不使從卿禮耳不知斷落之使從何禮也 出公
正矣曰謚法動靜亂常曰出 十一年注晉侯可秋地 正矣曰
凡諸侯聚會魯不與者皆歷序諸國云會于某地上盟于辰陵即
于夏也秋從諸夏序列亦然傷二十年晉人狄人盟于刑是也此
異於彼而云晉侯會狄是秋在彼地晉往會之故傳說晉大夫欲
召狄卻成子勸其勤是晉侯自往故以狄為會主成十五年會吳
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相其意与此同 注不言可辭也 正矣
曰討辭者言殺君之賊人之皆欲殺之作奉國共殺之文故不言
楚子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是討賊但衛人自殺
其臣故稱大夫微舒非楚之臣不得言殺其大夫諸放殺及執他
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者以人臣卑賤故設其爵号而空書名
氏 注楚子至之後 正矣曰柔傳楚子為陳討及氏亂遂入陳

殺夏徵舒輟諸栗門此經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者批先後夏
實力又故杜注云楚子先殺徵舒而欲陳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夜
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是其夏也劉炫云楚子入
陳乃殺徵舒經先書殺徵舒後言入陳者以楚子本意止於討賊
死心滅陳及殺徵舒滅陳為縣後得申叔時諫乃夜封陳於例不
有其地故云入陳言楚人既殺徵舒楚子乃夜入陳納之子於陳
入陳之文為下納張本傳云昏曰入陳納公孫寧後也父于陳書
有禮也入納連文是入納也昭八年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于
越殺陳孔奭被心欲滅陳此則主為討賊甘心滅陳而後封之君
子善其自悔故遂入陳於下隱其縣陳之也若其不然云楚子
入陳殺夏徵舒如以則楚子本為入陳固入乃討陳賊則是與楚
子故書入在殺徵舒之後 注二子至夜之 正矣曰之子與君陰
昏致使君死國亂矣罪人也今楚子入陳而納之乃是納罪人也
討忘罪楚子而傳言書曰入陳納公孫寧儀也父于陳昏有禮也
既善楚子有禮則是恕彼之也故杜述其合恕之由言賊討國後

是二子之力其功足以補色故君子善楚後之賈逵云二子不繫
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案子糾捷菑皆
不繫國自是例之常賈說非也叙例云賈氏依放穀梁云稱納者
內難之辭納公孫寧後父于陳言書有禮不可言內難也陳縣
而見後上下交驩二人多有淫縱之闕今道楚臣陳賊討君葬威
權方盛傳稱其禮理无所難此先儒說之不安也杜言於時陳成
公播蕩於晉者此傳云陳侯在晉襄二十五年傳云夏氏之亂成
公播蕩是也傳注艾獵孫叔敖 正考曰服虔亦云艾獵為賈
之子孫叔敖也此年云令尹為艾獵明年云令尹孫叔敖明一人
也在本艾獵為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然 注封人司計功
正考曰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大
司馬大段與慮夏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却去云慮夏者封人
也於有役司馬與之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也是封人主造城邑
計度人數此云使封人故云其時主築城者慮夏者謀慮城築
之夏死則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元慮之語皆謂揆度前

夏也 陸幹植也 正考曰教祐云^橫翰幹也舍人曰植正也築牆
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為牆^兩郭土者也被植為幹故謂幹為植謂
牆之內郭立木也板在兩旁郭土者即彼文翰也平板幹
者等其高下使城齊也 稱畚築程土物 正考曰畚者盛土之
器築者築土之杵司馬法輦車所載二築是也稱畚築者量其
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謂鍤鑿畚輦之屬力作程
限備豫也 注少西之名 正考曰禮以王父字為氏徵舒以
夏為氏知子夏是字少西是名言少西氏者氏猶家也言將討
少西之家 以諸侯討而戮之 正考曰強先諸侯而云以諸侯
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後行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昏
唐而傳云唐侯內左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昏隨而傳云
使隨人舟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為楚私屬不以告耳 謂之夏
故 正考曰謂之夏者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楚而成一邑故
謂之夏也 注設其至後禮 正考曰言入陳納人為有禮也直
言入陳納人是設其縣陳本意言陳國見存入而納此人耳是全

以討亂存國為文所以善其得禮 注為明正義也 正彖曰十年却及楚平既死其更謂經死之也 鄭微夏晉又死端跡亦謂經所死也 傳若不發此語不知楚以何故明年忽然圍鄭 為此特發此傳以明後年圍鄭之經也 自虜役以來鄭南北兩屬不專心於楚故楚未得志而明年圍之 七年晉為黑壤之會 鄭伯在焉 虜役在黑壤之前九年 傳言楚子為虜之役 故伐鄭更在黑壤之後 而彼傳不以黑壤興伐 而遠稱虜之役者 楚子之志所恨在於虜役 逃歸不為黑壤會 晉故也 上指虜役 下指辰陵 中包黑壤 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計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一字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宣下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正家廟藏

勅撰

十二年注晉上至鄭地 正彖曰此一軍成陳軍不成陳成陳者 豈少以戰為文 案昭二十三年 雞父之戰 六國成陳 而楚不成陳 成陳者多 而以敗為文者 六國 豈衆楚為兵 至楚既未陳 故以獨 敗為文 与此異也 注葉宋可九日 正彖曰在十二年 宋萬 弒閔公 葉叔大心者 宋葉邑之大夫也 平宋亂 立相公 宋人嘉之 以葉邑封叔為附庸 莊二十三年 葉叔朝公 是其事也 此年楚子 滅葉 定十一年 宋公之弟辰入于葉 以叛 則此後為宋邑也 杜以 長歷按之 十二月 元戌寅 戊寅 乃是十一月 九日 此不言月 誤長 歷云 日月必有誤者 案得稱師人多 寒者 是十一月 則今之九月 未是 寒時 當月 是而日 誤也 注晉衛之東南 正彖曰 傳 云 盟曰 恤病 討貳 陳貳 於楚 而宋伐之 衛救陳 不討貳 也 楚伐宋 而晉衛不救 不恤病 也是 晉衛背盟 故貳其大夫 而稱人 曹是小

國賤與不賤俱為稱人故不言曹也明年傳稱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則宋不違盟而亦賤宋卿者彼晉衛曹並皆偽妄
花椒彘群偽之言以謬其國致使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楚人
討之伐陳怒楚被伐先救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說者為
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晉衛不信乃在盟後非是心欲不信而妄
作此盟當盟之時未有不信之狀在後違約不可豫知而亦并責
椒者君子結交尚扶善而後之所與不善必將敗德椒與不信約
盟則是不信之黨魚獨守信并示賤之戒後之人使擇交也
傳臨臨哭祖廟 正彖曰案雜記魯致舍贈訖請臨襄十二年
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故云臨哭也宮即廟也象其善貌則謂
之為廟言其牆屋則稱之為宮大宮之小者鄭祖廟者謂鄭大
祖之廟也 注碑城上俾倪 正彖曰碑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
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埋之環城傳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
五年吳子門于棠之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癸
攻崔氏之堞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碑堞俾倪短牆短垣

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俾倪女牆也
名云城上垣曰碑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碑益也助城之高也
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 注哀其至
十日 正彖曰杜以三月克之謂圍經三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
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晉師救鄭及河閭鄭既及楚平
柏子款還是將欲至河閭猶未敗至河閭敗猶欲還師在國閭敗
師必不發若是季春克之不應此至六月而晉人不閭以此知三
月非季春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圍以何月為始圍經旬有七
日內之還師尚其備城乃後更進之圍三月方始克之則後初以
至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也
注周厉王滅也 正彖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又宣
王封之故依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
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願楚要
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祗滅也款古文 注楚滅也此之 正彖
曰楚滅諸國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縣申息在云年稱楚滅

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侯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
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天又滅蓼十一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
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言九縣者
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
外為九也庸可幾乎正義曰庸用也幾讀如莫言用可莫
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注彘季代林父正義曰服虔云食
來於彘或為然也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林父仇中軍史駢仇上
軍彘者將下軍自以自仇無其代知先穀代林父卻克代史駢
趙朔代彘者也八年傳趙朔仇下軍知彘書代趙朔也彘傳文皆
稱彘子今注云彘季者勸譖亦以彘子彘季為一人則杜君別有
所批書傳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
彘季以穀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為男子之稱季是幼
少之稱季之與子是得通林子路或為季路舉其常稱謂之子論
善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唯稱彘子無彘季
而規杜非也注韓万玄孫正義曰韓世家云韓之先夏晉得

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在韓厥世本云相叔生子万生求伯
之生子與之生獻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万也如彼二文
厥是万之曾孫而服虔杜預皆言厥韓万玄孫不知何所批也
注釁罪也正義曰釁割肉罪者釁是間隙之名今人謂瓦裂為
裂皆力釁既有間隙故得為罪也德刑至是征正義曰既言
觀釁而動更說先釁之變德刑政更典禮此亦夏刑之不變易者
不可與之敵也聖王之制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夫夏不易
行征伐也此舉亦夏之目下文歷說楚不易六夏以充之君先
怨讟正義曰讟謗也政有常則民不恨故國君無人怨無人謗
擊鼓怨及吁鄭人謗子產是相怨謗也商農之其業正義曰
舟語云公曰成民之變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云曰處
士工商農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制也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
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謂士農工商此數亦四死士
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
征不容後就閒燕故不云士而云商賈為二行曰商坐曰賈坐曰

是販賣而坐異業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摠云不敷其業也
注軍令司叔敖 正彖曰周禮六卿大宰為長遂以宰為上
卿之号楚臣令尹為長故從他國論之禮令尹為宰楚國仍別有
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黎是也楚之國名上卿為令
尹者叔敖云令善也叔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
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注在車為主 正彖曰司馬法兵
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
右者分步卒為左右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
分在右者為軍門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為戰備楚陳以
轅為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
之追求草薈令兩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薈謂卧止之草故云為宿
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薈云於對陳之時則各
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 注虞允元旌識
正彖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其所无之憂恐其卒有非常為
預告軍中兵眾使知而為之備也如令軍行禮當社之時行軍有

此法也前有弁候踰伏者令人遠在軍前弁度候望慮相伏兵使
踰行之持以絳及白為幡與軍人白私号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
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毛鷄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前有擊獸則載貔貅其受与此見載舉幡相似也茅明知言文
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注物猶司勅令 正彖曰鄭謂旌旗昼物
彰也百官為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
政教不待約勅号令而自備辦也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
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
旒百官載旒却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
也或載旛或載物物屬軍吏所將也郊禮鄉遂之長長縣正以
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善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旒者
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吏者皆異物无者帛而已是其尊卑
所建各有物彰也案春官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旒
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旒車建旒俱是周禮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

所云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所云中冬教大閱之法却云云凡頒
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爲軍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旂
旗不如軍時空辟實也是以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不動
謂軍行之時南指治兵之法也 于君之施舍 正彖曰內姓謂
曰姓也于君之舉用人也於曰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
曰於親內選賢於曰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曰便即用之
所舉不失有德所賞不失有勞必有德乃舉有勞乃賞言不賞无
勞不舉无德臣民年老有加增恩惠外來旅客有施舍常法謂羈
旅之臣以于新來施以恩惠舍不勞役也 注賜老則不計勞
正彖曰老有恩惠而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与无勞也列
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文車
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列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
杜氏一何煩碎 注威儀有等差 正彖曰言貴有常者則當云
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常者於貴
遂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 德立而敵之 正彖曰功德

若其不立刑威若其不行政以成就力上彖以得時力善典貴于
後禮惡其逆故云德立刑行政成彖時典後禮順各以義理相配
力文皆不易之變既歷序此變乃云若之何敵之副上德刑政更
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注仲虺之說 正彖曰取亂侮亡尚書
仲虺之誥文也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由夏車
正仲虺居薛以力湯元相二人皆是薛祖是仲虺力奚仲之後
注曰詩云取之 正彖曰曰詩經元句字序云言曰先取之直
以釋天下故以力名焉歸義教祐文於於於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
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也適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待闇昧者惡
積而後取之言適天之道者上天誅討之期未云武王靖以待之
是善適天之道也 注者致至於時 正彖曰者善指致色相
近故內致也致討於時者言養之使時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
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證兼弱引武王之夏以證攻昧此不云攻昧而
言者昧者以討討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緣
詩之意言致之於時然後攻之 注武詩云之業 正彖曰烈業

也。執祐文競強也。詩意言元強乎唯武王之功業言克商功業實
為強也。此引武詩兼弱攻昧之下故杜以得意解之言。武王兼
弱取昧。故成此元強之業。此詩武二篇並元兼弱之變。因得上
文連言之。執弱可也。正義曰。上言兼弱。此云執弱。言其執
養而取之。未必皆攻伐以求之也。此執弱即履上仲虺有言兼弱
也。耆昧即履上句曰於銘王師耆昧也。以務烈所履上武曰元競
惟烈士舍言不須敵楚兼執餘諸侯弱者。致討諸侯昧者。以務武
王烈士之所可也。晉所元仇師。正義曰。言晉之所以得為霸
主者。由軍師之武群臣有力。以有武力成此霸功。今失諸侯不可謂
之力。力見敵不乞從。不可謂之內武命。力軍師者。三車將仇皆受
君命。力軍之至帥。以中軍仇濟。一軍之內將仇。分之各有帥
故注云仇彘子所帥也。依二十八年晉臣以下軍之仇。与此同也。
知莊子曰大咎。正義曰。莊子見彘子逆命。必有禍乃論之。變
云此師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夏師之初六變。而為臨
初六爻辭云。軍師之書。尚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既引易文以

人後律今者師書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凶。又履解不臧之爻
云。執夏上下相順和成。則為臧。若相違逆。則為不臧。既執不臧之
爻。又執以律之意。坎為眾。今變為兌。兌為柔弱。是眾散為弱。坎為
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壅為坎。坎為法象。今為眾。則弱由川則
壅。是法律破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執易文律否臧之義。
否臧。易注云。力師之始。存師者也。存。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
律。不可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
以律。否臧皆凶。執否臧既了。又執凶之一字。故云且律竭言法律
竭也。川水尚盈。而以竭。且又被大塞。不得整流。似法尚嚴整
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所以致此凶禍。解執凶爻。既了。以
盡易意。然後論彘子之惡。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
矣。彘子有師。不從。故論不行之愆。變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
子之謂。若乞違辟。前敵於變。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
敗之變。彘子主受之。象在敵。免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為水。坤
為眾。兌為水。師書之象。故名其封為師。服虔云。坎為水。坤為眾。

又互体震之為雷之數虧又為長子之帥象鳴鼓巡水而行之
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居地而俯視於沢臨下之象故名
臨 注坎為水柔弱 正彖曰晉晉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
占之曰震雷也車也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為
衆也易說卦兌為少女故為柔弱衆聚則強散則弱坎變為兌是
衆散為弱也 注坎為兌見壅 正彖曰說卦坎為溝瀆之象
是川也說卦兌為沢川是流水今變為沢是川見壅也 注如後
兌之象 正彖曰說卦云如性也往是相後之象故訓為後也法
切則人後之率人以後法也法敗則法後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
法後人也 說卦云坎律銓也 律銓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
亦平也郭璞曰易坎卦主法今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為法象
也今坎變為兌為衆則散而為弱由川則壅而為澤是失法之所
用法敗後人之象也 注竭敗為法敗 正彖曰竭是水涸之名
坎為水為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坎變為兌則水不
流水不流則為法不切失為坎之用是法敗之象 注水過可涸

也 正彖曰哀九年傳曰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水當盈川而以壅
故竭是水過欠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天過是壅塞之象故云過
欠塞也 注至此過 正彖曰說卦訓尸為主故云至此禍也服
虔亦云至此禍也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長子帥
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仇之於元帥弟子也而為以師
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與尸案下句云雀免而飯則謂屍子為
在陳而死師卦有與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但尸字不可
兩解故杜略去之 注沈或元始縣 正彖曰楚官多名由尹沈
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寢尹吳由于因解寢為
縣名不言寢是而沈耶也 注于管 正彖曰土地名安陽京縣
東北有管城古管國也 注若敖之啓土 正彖曰楚世家云熊
擘卒子熊俊立是為若敖之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昭立是
為蚡冒之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
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門謂之箒門則箒路亦以荆竹
編車故謂箒路為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故為藍縷之

謂敵衣也服虔云言其綏破藍也然 廣有至之兩 正義曰
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
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
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
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為大
偏今楚亦用曰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為兩而亦
一卒別後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
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為偏今有一
兩後之兩是偏家之物故知此為偏之兩云實一廣十五乘有一
百二十五人從之 注十五乘為一廣也 正義曰下云楚子為乘廣
三十乘分為左右知十五乘為一廣也 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
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
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
兩十五乘為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周禮亦
有此文但周禮无偏故杜并別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

乘為小偏故此為大偏也相五年二十五乘為偏戰時臨陳所用
不同不可与此相對為大小杜注多少皆望文也言亦用曰偏法
者謂楚豕荆尸而舉仍用曰偏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
但以已設者多故禮文不具 右廣云子夜 正義曰右廣雞鳴
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禮於昏此昏日更也其內官
親近王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令宿直遞持更也 以我卜也
正義曰將我晉戰之勝敗卜其象遂往猶人探著看卦善惡而
卜其去之與往也 注二先至穆王 正義曰莊十六年楚始伐
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之初也依五年首止之
今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時後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也
入此乃唯成穆身令之莊王成王孫穆王子也入此行猶往來於
鄭 注單車至群帥 正義曰周禮環人掌致師鄭云致師致
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
挑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子既
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當和以疑誤晉之群帥 注左車司

善者 正彖曰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在中央故云左車
左系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策納諸廚子之房選好矢
而面之知最是矢之善者 注兩飾之間暇 正彖曰兩飾掉正
皆死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力然也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馬又正
其缺以示間暇 注麗著至心者 正彖曰易商卦象云麗麗也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是麗為著之義龜之於背高而前
後下此射麗麗龜謂著其高也故杜以龜為背之隆高為心者服
虔亦然是相傳力此說也 以歲祀後者 正彖曰周禮獸人冬
猷狼夏猷麋春秋猷獸物者謂猷之以共王之膳耳非能編及
於百官也禮冬獺曰狩言圍守而取之獲禽多也於時鷹人所猷
或鴈及群臣故言歲之非時猷禽之未至以為禔之辭耳 陸錡
魏驪子 正彖曰服虔亦以為驪孫也本以為驪孫也本多驪未
必然也 使其徒入之 正彖曰使已後人入墨以取俘馘也
注輅車兵車名 正彖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輅車漢
十五乘甲兵備甲兵後之是兵車明矣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服

虔云輅車屯守之車古名難得而知其義或當然矣 注元戎也
白備 正彖曰元戎也戎車也詩小雅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
有大車十乘常在軍前以開道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為備也詩毛
傳云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三代行軍皆前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
解其名鄭玄又款其意鈞車備鈞般車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
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曰先良
也 晉師元未動 正彖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
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唯上軍未動故
杜云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 皆唐惠侯 正彖曰此未戰之前
皆經不書唐侯者為楚私屬故不見也 陸游車補闕者正彖曰
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
知游車以擬補闕今使後唐侯是補闕也 陸以乘元得勝故
正彖曰相八年傳云楚人高九君必元者謂置車尚元故君在左
此言先元謂乘廣先元上文且則右廣初駕日中乃授元廣則曰

法先乘石廣今楚王偶然乘石廣以逐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為
宜乘石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尤以乘石廣得勝故也 注廣兵車
正矣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定四年史皇以乘廣死是
兵車稱廣也此言晉人廣隊下云拔旆投衡軍行則旆在軍前不
是車皆有旆也此蓋是晉人在軍之前載旆之車 注甚教至兵
衛 正矣曰脫高拔旆皆是教人之語知其內教也服虔云高橫
木有木橫投於輪間一曰高車前橫木張衡西京賦云旗不脫高
薛綜注云高所以止旗今杜以高為車上兵衛各以意言皆元明
證而礼扛鼎之木其名曰高則高是橫木之名教之脫高則高是
可脫之物杜云兵衛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
坑則橫木有礙故不能進 注正使石差輕 正矣曰旆扇風重
故馬便旋而不忌進款天云縹廣充幅長尋曰旆純曰旆郭璞
曰帛續旆末力燕尾者此旆也扇風使重令馬不忌進則其制必
大矣故云旆大旗也城濮之役七大夫旆之旆此之類也旆懸於
竿插之車上衡是馬頸上橫木故按取旗竿投於衡上卧之使不

帆風則於車差輕故得為坑也帆是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
鄣風名之曰帆 注兄弟累尸而死 正矣曰獲者被殺之名並
皆被殺唯首言皆獲耳故見尸相重累之皆獲故杜辯之云兄弟
累尸而死累即傳之重也 可勝既乎 正矣曰重物不可舉者
謂之勝用之不可盡者示言不勝史傳多有其意今人云後此語
故少難解耳既盡也可勝既乎言用之不可盡也 不以可故也
正矣曰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子而質之吾之子其可
得乎吾以此計者不可用惡箭苟且力射故也 注重輜重也
正矣曰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輶前後敵也敵前後以
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力謂之輶輶輜重輶
一物也襄十年傳稱秦董父輶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
糧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邲也周礼鄉師大軍旅
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車去云輦駕馬輦人輦行所以載
任器也止以為蓄營司馬法曰夏右戎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
周曰輜輦去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

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爲夏也
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 武王元
保之 正美曰昔武王克商周公力之作頌曰武王誅紂之後則
載載其于戈則秦韜其弓矢言既誅暴亂則先後所用故韜載之
懿美也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武王以天下既定又乞求
美花之士而任用之故於是功業遂大信哉唯我武王保之美武
王乞保天下也 注載載至息兵 正美曰載訓力斂聚斂載之
美故力載也秦一名韜盛弓矢之衣也于戈弓矢載而不復用是
美武王乞誅滅暴亂而息兵也此所引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序
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則頌詩功成乃成乃作此傳言武王
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在追力作頌之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
作也國語引此云周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
頌者包下三篇皆述武王之夏 注肆遂至天下 正美曰肆之
力遂相傳以此訓也夏大欽祐文求美花謂求而任用之遂大者
功業遂大也 又作至尔功 正美曰既作時邁又作武篇也頌

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紂致定而武之大
功也 其三至求定 正美曰其三周頌養之篇也鋪布也欽
陳也但往也言武王乞布陳政教故其時之民服武王者皆言我
往惟自求安定美武王乞安民故民服之也 注其三至安定
正美曰鋪是布教之美故布也欽陳教祐文思是語之辭不為
美也 其六至豐年 正美曰其云周頌相之篇也綏安也屢
教也言武王伐紂安天下万国教有豐孰之年美武王乞和衆
國豐民財也 注其云布之身 正美曰綏安教祐文屢教常
訓也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不同故為疑辭蓋楚系歌之
第言楚系系人歌周頌者別為吟第故賈第三相第六也劉炫以
由其三其六者是楚子弟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万邦今則定
知非者此傳若是曰文及傳叙更容可言楚子弟三引鋪時
繹思第六引綏万邦此既引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三六之
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
豈得自言其三曰其六曰則以其三其六為楚子引詩第六引詩

杜邈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采篇次不曰杜云仲尼未刪定此亦不曰而云楚系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豈少有篇次不曰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大全與詩次不曰故云楚系歌之第今周頌篇次相第八賈第九也夫武至財者也 正考曰楚子既引四篇乃陳七德則四篇之內有此七者之考載于戈橐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考定爾功定功也我但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我但求定是乞安民故往求定也綏萬國由德乞和衆故萬國安也 注著之至不忘 正考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故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必知然者以文義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矣故以為著之篇章劉炫云乞相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為不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 注祀先君告戰勝 正考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逆廟主行載于舟車言必有為也尚書甘誓云用余賞于祖謂逆廟之祖主也為先君宮為此逆主作宮於此祀之

告成更告戰勝也禮大傳祀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變而奠於牧室亦是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死徙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書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載于舟車以行每舍奠享而後就舍 注鯨鯢大魚名 正考曰非衣側廣良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目即明月珠也故死即不見眼睛也周禮凡土記之鯢海中大魚也俗說出入穴即力闕水 是彼也魚臣 正考曰入楚師言入此楚師於邦國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邦是也此石制引楚師入邦將以分邦國以事與楚取事立云子魚臣白邦君已殺擅其竈也 注訪小武訪之 正考曰詩小雅四月之篇也高憂瘡病爰於皆叙祐文言時屯禍亂必有憂病者於何其所適 飯手致此禍亂不知將何所歸也 相子請死 正考曰檀弓云謀人之軍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相子將軍師敗故請死 進思之補也 正考曰孝經有以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變直道正辭有犯死隱退還所職思其憂宜獻可替否以補主也此孔

意進謂見君退謂臣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批臣心為文上既批
臣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已之
心以進獻於君補己者內省已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為進補
己為退耳非謂進見與退不見也 某清 正考曰實未讀史以實
王之意故言蹟知者下云明白某清是也 注續縣也 正考曰
玉藻云纁為繭緇為袍邦玄云纁新縣也 注麥麴之語
正考曰麥麴窮所以禦濕買達有此言則相傳為此說也尚書
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麴蘗則麥麴作酒之物本草有麥麴者
是某草之名觀傳文勢欲使死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
知是御濕所用但不知若為用之耳 阿魚之極之 正考曰上句是
叔展之言曰下是死社對語死社頻答言死叔展乃言必沉入水
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魚久在水肉則生肢疾死以二物
其素濕何死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目視於智井而極出之出
溺為極方言文 若為死則已 正考曰此亦叔展之言也死社
既解其意令展視井極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也故教死社令結

茅為經置於井上又恐死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号哭向井則
是我之已身已展叔自謂也 注原穀先穀 正考曰杜譜以為
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
有名号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
稱為彘子服虔以為食某於彘今後稱原之其上世所食也於時
趙氏有原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十三年傳原亦討心以免
正考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敗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
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
諸國身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
不信唯椒身合敗宋國死罪言唯宋可以免見諸國皆合責也
注尽滅至來也 正考曰先穀之罪不合滅族尽滅其族為誅已
甚亦是晉刑大已是大惡君子既嫌晉刑大已又尤先穀自招
故曰惡之來也已自取之惡之來也言大惡之莫先穀之家
十四年傳注以有死妻之 正考曰叔祐以平力成則成亦平也
男子謂妻為室故社以為衛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後以女

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為傳文無衛侯之女為孔達之妻後室其子謂後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尚沒入官後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荀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無罪所以告於諸侯極欲虛以說晉衛人荷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為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相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得云後室其子又諸國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頃言衛侯之女既言後室其子明孔達之妻則衛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為衛侯之女於傳無文以規杜也於是非也注昭明也龔闔也正姜曰人之聽視聰明唯在耳目而已却昭言其目明則未不明也宋韋言其耳聞則却不明也耳目各舉一變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更必殺我也注室皇寢門闕正姜曰下云劍及於寢門之外則屨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室皇為寢門之闕謂至門庭及也莊十九年鬻拳葬於經皇注云經皇冢前闕者亦以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為闕唯指雉門以雉門

高大為縣曰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之為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室被作經字異音曰未知孰是其名曰室皇及市名蒲晉其姜皆未聞與之言魯系正姜曰系謂系居高位也懷於至不亡正姜曰懷思也謂思高位於魯也既思高位必貪之必計謀去他人既謀去他人之亦謀去己一國之人謀去之何以不至亡也孟獻子公祝正姜曰臣聞小國之免罪於大國也使卿往聘大國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豆醢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與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送賓有加贈賄貨言賓往既若則主執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死及於好更矣今楚子在宋君甚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以為皆是以賓更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

謂聘享之禮，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有玄纁、玩組、羽、毛、齒、革，乃得為容臭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獻賄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注：物，玉、帛、皮、幣也。正：義曰：聘禮，賓執圭，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琮。其享，幣中又有皮馬，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注：主人，正：答，賓。正：義曰：聘禮，君使卿，章弁服，飯，饗，饌，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簋，鉶，醢，醢，百，雍，米，百，筍，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是主人設筵，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也。列炫，謂治國有功。土饒，云：云：炫，以杜注在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侯朝，玉，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注：客，貌，至，亦，備。正：義曰：杜謂於是，有者，皆，主人之，是，故，以，客，貌，為，威，侯，客，類，也。謂，善，為，威，侯，客，類，以，接，賓，也。采，章，車，服，又，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車，逆，之，類，也。嘉，淑，皆，訓，為，善，容，貌，文章，以外，別，言，善，之，故，以，為，令，辭，稱，讚，謂，接，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好，貨，加，增，於，常，若，儀，二

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成十三年孟獻子為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為，命，賓，幣，也。列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論，聘，之，美，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侯，无，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侯，正，顏色，无，賓，客，則，驕，容，侯，客，侯，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列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侯，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鞶，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為，征，侯，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玩，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為，容，臭，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於，聘，摠，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此，又，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臭，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臭，之，等，非，是，賓，之，所，有，必，為，主人，之，物，又，君，无，獻，征，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今，知，列，說，非，者，二十二年，楚，子

入享于邦庭實旅百加笾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殫有陪鼎
儀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如有加貨故
知加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无加貨之
文故杜為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丘是獻征伐之功於
牧伯也列荀違杜多以為庭實旅百及魯自來章嘉淑加貨之等
並為賔物又以諸侯親朝无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
義非也十五年注平者亦其人 正義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
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強之意昭七年暨齊平燕與齊平也定
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摠
言二國和同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
此言宋人楚人史墨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
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曰歆然則彼不稱人者豈唯國
君歆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穀例
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注賈未記從告
正義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賈是國

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為種者
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
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為氏但
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既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
以氏配之賈氏甲氏臯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蚤指解此
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種種之種賤
之曰之草木故稱種林父為卿尚稱帥師令從將甲師衆之例直
稱帥者從告也 注稱殺元札字 正義曰穀梁傳曰不言其兩
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臣不得言其大夫也穀例曰
大臣相殺死者无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
傳稱此人为王子捷札一人而札在子故疑經文倒札字也
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号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元傳
言札為王孫蘇所使非是為貴不得有王之庶兄故譜以為雜人
不知何王之子 注公田云曰初 正義曰公羊傳曰古者什一

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禁
小禁寬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碩苞
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此於禁重貉死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
傳亦云古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
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也異名
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
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畝法既已十畝取一矣今又履其
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
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後此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
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
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凡包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
國故鄭云云十一而稅謂之徹之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
十一身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為井之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曰養公田公夏旱然後敢治私夏漢書食
貨志取彼意而為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諸儒多
用彼為多如彼所言則亦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鄭玄疏
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為
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
周禮注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
力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
一是為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
一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今直云十取其一
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取一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
更十取一耳履畝穀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反五十穀七十之意
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之五畝七
十而助之七畝好與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
邦國用殷之助法注益子玉成錄正茂曰教義云卓錄負

蟻螽蝻蝗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秋蟲又云蝻蝻
李巡云蝻蝻一名蝻蝻蝗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劉歆以為
此蝗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說是蝻為蝻子也上云秋蝻秋而生
子於地至今其子後生過冬而死故不成災俗稱凡物不為災不
書此不為災而書之者皆云幸之也此年既既若使蝻早生更為
民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主以為國害之幸故喜而書之公羊傳
亦云蝻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注凡雨或不豐正彖曰此
年秋蝻知不為蝻而既者春秋書蝻多矣有冬蝻之年皆不書既
而此獨書既知年既不專為蝻故云凡雨不知五稼不豐也
傳川澤之蔽疾正彖曰周禮澤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
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藪非周禮注云澤水所鍾
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沢山藪相配為文者川
是流水澤是安水俱是水故摠云納汙言其納汙也山有木
藪有草毒故出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蔽疾言其蔽毒害也
藪是澤藪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蝻澤藪傳文與山相連藪

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得稱藪上既相川澤之文下別云
山藪之變此藪近山故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為澤旁之藪
以規杜氏非也注區亦云瑕穢正彖曰瑾瑜玉之美名聘彖
曰瑕不揜瑜瑜不揜瑕郑玄云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
性善惡不相揜此云區瑕似以美區惡故云區而蔽也言玉質美
義亦瑕穢其中不言瑜已揜蓋瑕也子反懼與之盟正彖
曰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力匪師若孟任割辭與魯莊公盟下云
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之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
辭也注雋純之者三正彖曰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隄
倍隄曰雋十人曰英倍英曰賢万人曰桀倍桀曰聖是雋為絕異
之稱也有三雋才知其有才藝勝人者三隻耳不知三者何意也
不祀至五也正彖曰此五者從淫至重祀魚為大罪廢祀未
是害物故先言之者酒則廢亂政更有害於民故以之棄賢人而
侵隣國其害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目罪之大者故以言之棄
仲章而奪黎氏地是為二隻而并數為一者俱是為政之惡故并

教之奪黎民地已盡奪之使黎侯失位故下云立黎侯而還更後
其國也 商紂由之故滅 正彖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賢辯捷疾
罔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
以乞高天下以色以為皆出已之下武王伐滅之是由恃才雋故
滅也 天反至災生 正彖曰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怪異謂之
妖時由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
地天地為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力之耳非獨天為災而
地力妖災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
曰國无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譴是其由君
不由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即改民內人是其民謂人也傳言
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焉甲為治更言亂則妖災生明妖災由民
起妖災亦通言耳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社以反時為寒暑易節
物則其數无窮故摠云群物失性反其常性即是妖也初例曰物
者雜而言之則是災草木之類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
謂也歲者水旱飢饉也時者寒暑風雨震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

夜明也星辰者皆字實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已出
陰迫而不已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為妖災
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為之此偽地反物者唯言妖耳洪範五行傳則有
妖孽禍疇皆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為彖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
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之則牙
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疇疇之病類言淺深也甚
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為稱唯眚祥有外
內之異耳大者皆是妖也 故文反正為之 正彖曰許慎說文
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体文反正
力之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之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之
則國滅亡是之絕之道也 盡在秋矣 正彖曰言盡在秋矣則秋皆有
之其反德為亂則五罪是也天地是妖偽不指斥不知於時略國
有何災何妖也 卒立召襄 正彖曰卒終也謂後終立之非此
時即立毛氏後亦不誠但得不言之耳 陸心之云曰偽 正彖

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之去之何以忘久昭二十五年傳文
初稅田財也 正考曰藉者借也民之田穀出共公者不取所
借之田穀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也既說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
禮言穀書不包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內十一外
更十取一旦以哀公之言驗之知十二而稅自此始也 冬蠶
生飢幸之也 正考曰幸之者力幸蠶冬生不幸飢也而傳以既
連蠶生乃云幸之者以歲飢而後有災則民踰益其困由飢之故
乃以為幸故傳連飢歎之 十六年注傳倒至歎前 正考曰楚
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
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美未可服度云宣揚威武之處步或為
然也成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吏則往就之亦雅叙
宮云无室曰榭又云周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內
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
武故書室而歎前之者无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為宣宮之
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與其廟不毀与尤氏異也 傳注代林

之孤卿 正考曰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 大傳又為於上
卿且加大傳以衰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言以散
冕者散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 論語稱魯惡衣服而致
羞乎散冕却云云散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散冕亦當然也散
蔽勝也祭服謂之散其他服謂之韠俱以韋為之制曰而色異韠各
後裳色散則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
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散故高言散冕此亦云散冕但冕服自有
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散冕當是希冕也
天子大傳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傳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
孤四命鄭象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時晉為霸王侯亦置孤
卿文六年有大傳陽子大帥費佗則晉嘗置二孤 凡火至曰災
正考曰人火後人而起人失火而為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
而謂之為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忌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
謂之為災聖人重天災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
注蒸升也并散於俎 正考曰禮升散於俎皆謂之蒸故蒸為升

也邦去詩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穀則穀是可食之名切由為穀
乃非於俎故謂之穀烝 注享當至其享 正箋曰若公侯其朝
王為設享則當有體薦之其半體而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
亦當房烝今乃穀烝故怪而問之 注享則之共儉 正箋曰王
為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為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共儉
也示共儉與下示慈惠成十二年傳文 注體解之惠也
正箋曰王內公侯設享禮體節折升之於俎即穀烝是也其物解
折使皆可食共食獸之所以示慈惠也其享飲穀烝其數无文若
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胙五正
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
一體加胾脊代膏其諸侯天子廿支或曰十一 注公謂諸侯
正箋曰五等諸侯名力云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由之
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為設享仍用公
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王召士季
曰子弗聞乎禘郊之夏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宴享

則有穀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昭亦體解
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注國
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
烝王公立飲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力飲十解其體而升於俎
謂之房烝皆言體薦即房烝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曰皆體解節
折乃升於俎謂之穀此俎略而力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破解之
十七年注再與文同盟 正箋曰錫我以文六年即位七年盟于
扈十四年于新城魯許俱在是再同盟也 傳注跛而登階
正箋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初父克晉卻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
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卻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卻克眇衛
孫良夫跛 以信奇阻 正箋曰使阻者之言信也 而又至有
焉 正箋曰晏柏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再侯之使也今
晉不以禮待之而又久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李恨奇今又恨晉奇
後見晉如此將有背晉之心奇若叛晉何利之有言此者勸晉侯
免之耳 注窮解也 正箋曰方言文 凡大至弟也

正矣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妻子之等後
凡明策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矣云之母弟見經者却改魯公子友
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
例曰母弟之寃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魚
俱稱公子其兄為君則特弟而異之親而睦之既以隆友于之
恩亦以獎為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為君故不言夫人
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皆之所發天臨而已稱
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
傳之所發隨而執之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
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取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
尼因母弟之例擬例以與弟却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繼群臣以殺
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佞夫稱弟不同反謀也
却隨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凡罪弟又若兄
則去弟以罪弟身為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
侯之弟鱗出奔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忌容

于母弟傳曰罪秦伯故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忌制禦臣下
使逐其弟傳言非罪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云於
陳招殺兄之子宗辰率群卿以背宗國披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
母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後兩下相殺也統論其弟兄弟二
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却伯既云失教若依例
存弟則嫌善臣故特去弟而見其善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更
此乃兄弟之篤睦非弟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
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善也嘗挈非卿非卿則不應昏今
嘉獲故持書持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卿也先儒說母弟若
惡喪既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為大夫者得以君為
尊系傳嘗挈非卿乃法所不書也而不言弟非得以君為尊也凡
聘享嘉好之更於是使卿故夷仲年之聘皆以卿稱弟而行此
例所謂凡稱弟皆母弟尤傳明文而自違之顯氏又曰臣死章外
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弟憂故去弟以懲也却隨去唯以名
名通故謂之貶今此二人皆稱公子云云者名号之美稱又非貶

所也列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極適妻子由文後凡嫌妻子為君母
身不得稱身故更言凡也 十八年注傳例云鄩子 正美曰杜
以會盟之例卿則書名大夫則稱人此稱鄰人故云鄰大夫身
賈逵亦云知使大夫往殘賊之 注未曰云之偽 正美曰諸侯
之葬魯不魯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為僭不書者魯二十九年傳
稱葬楚康王以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為魯不魯也禮坊記
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
喪恐民之惑也却云云楚越之君僭号稱王不稱其喪謂不魯葬
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号也辟其号者五等諸侯死
則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辭皆稱內以若書楚葬亦宜
從彼所稱為云葬楚王以此僭而不與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
書其葬曰之書夷言其不足紀錄以懲創自求名号之偽曰之書
夷者重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 傳注殺戕之之名
正美曰殺者試也言臣下伺隙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
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殺戕皆是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執例

曰列國之君而受害於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
一朝一夕之漸故殺殺內殺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
險而輕道暴客變起倉卒亦因變而見戕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也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諸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為文也
春秋弑君多矣其戕唯此一夏自弑其君是明无道臣罪之例戕
者外人所殺為无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无道其惡不
加外國不得殺君之例也君戰死則書滅此謂在國見殺耳
復命於介 正美曰聘禮復命之禮云云南卿使者執圭反命曰
以君命聘于某君之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之受再
拜若聘君薨于路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
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而袒括髮入門右即
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法今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
立介於位介為南面飯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
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介使
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計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一字

春秋正義卷第十八

成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

等奉

勅撰

正義曰魯世亦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穆姜所生以定王十七
 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秋例曰計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
 所生不知其母何氏也案宣元年夫人婦姜至自齊即穆姜也至
 以始十八年耳二年傳稱公衡為質於楚公衡成公子也既堪為
 質則其年已長成公若是穆姜之子未得有成長之男 元年注
 周二至冬溫 正義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被春无月則是竟春
 无冰此亦應竟春无冰而春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春之也穀
 梁傳曰終時无冰則志此未終時不言无冰何也終无冰矣加之
 寒之辭也其意言此月寒最甚此月无冰則終无冰矣言令之杜
 十二月者見此意也冬而无冰是時之失故昏之記冬溫也 注
 周礼羽故昏 正義曰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
 为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为步百为畝千百为夫三

正義

為屋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之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
匹馬丘牛四丘為甸之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匹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然則社之此注多矣
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者以司馬法祖述周禮其無陳者即
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法身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注論語云司
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与此不同者鄭注小司徒云方十里
為成緣也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六十四井案鄭注小司
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
千井革車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方井革車百乘甲
士千人徒二千人与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同者
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邦甸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
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古
者用兵天子先用六卿之不足取六遂之不足取公卿采邑
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摠徵竟
內之兵案此一車甲士步卒摠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大數不同者
大司馬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謂徵認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
曰鄉遂之法必知臨時用鄉遂法者以相五年戰于繻葛先偏後
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偏之兩及高晉牧誓云千夫長百夫
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長較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
民曰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
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此言四丘為甸並
拋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
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為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
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於常說其重斂故晉之也較梁傳曰作
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變也丘作甲非正也古者立國家百官
具農工皆有職以夏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
民丘作甲非正也其意以為四邑為丘使一丘農民皆作甲以農
為工失其本業故說之令充氏經傳並言作丘甲耳重斂之變傳

先明文而知必異較果以為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為齊難故作丘
甲以慮有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立為甸甲而倍作之也士卒牛
馬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餘斂充之耳非作之
也說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抗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
為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說此亦備難
而說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倍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
蒐傳稱革車千乘此時亦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
故說之 傳注康公至死備 正彖曰宣十年經魯王季子來聘
傳言劉康公知即王季子也傳言平戎于王戎必遣使詣周受平
但康公要戎者非要戎平廷之使單使來平不足伐也款伐其國
耳以未平之日設備禦周今既平矣戎必死備要其死備將遂往
伐之故下云遂伐茅戎起兵伐其國也 敗績于徐吾氏 正彖
曰敗于徐吾之地也茅戎已是我內之別徐吾又是茅戎之內聚
落之名王師與茅戎戰之處二年注魯乞至齊地 正彖曰以云
盟主之令故不說與謀款例云乞師不得說與謀所以不曰者以

更得兩通故互言之魯於聘與盟會皆二卿並行止魯一使至於
行師用兵則並各諸將以魯四卿昭定之世或魯三卿或魯二卿
皆謂重兵故魯之其他國唯魯元帥詳內略外也魯曹公子首者
款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具有等差尚春秋時
漸以變改是故仲尼丘明執時之宜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也
命者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皆
以卿禮各於經備之於魯不得比於國則邦莒杞鄭之屬固以微
矣此等諸國尚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
能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盟會戰伐甚多唯曹
公子首得見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魯之
是言首成爲卿故魯 注穀梁至十里 正彖曰齊之四竟不應
適遠且鞏已足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
又云壹戰經地五百里則是甚言之耳款例土地名鞏與袁婁並
闕不知其地遠近無以驗之 注晉使至言故 正彖曰晉使齊
遂魯之不用力故直魯取哀八年齊人飯謹及闕此不言齊人飯

者不以好得非奇級我故不言級 注子重不昏不親伐 心
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注云子玉稱人後告此云子重不昏不
親伐者彼以路遠或尚不以實告此傳言侵衛遂侵我道路既近
告當以實經傳皆言楚師例是將卑師卑故以為子重不親伐所
以弘通其義也 注公与至君故 正義曰傳稱在礼卿不會公
侯會公侯則貶之而稱人翟泉之盟是也此嬰齊會公計亦應貶
而不貶者為其會有蔡許之君蔡侯許男与公相敵嬰齊不与公
敵故不貶也傳稱孟孫賂楚人許平即云十一月公及楚公子
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花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却公子
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男凡會且盟者必先會而後盟之時蔡
許在列會時必亦在焉以二君乘楚車謂之失位經多抑而不昏
會時其身實在且二君与楚同行无容不列於會故知二君在會
嬰齊不敵公也或以為於時兵將嬰齊為主蔡許为王左右隸屬
嬰齊則二君卑於嬰齊何由得与公敵斯不然矣征伐以主兵為
先盟會以尊卑為序春秋之常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却

伯許男圍宋楚既稱人必非貴者為其主兵猶序於上文七年公
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齊侯宋公衛侯陳侯却伯許男曹伯
會晉趙盾盟于扈於時晉為盟主召諸侯使集會而趙盾猶序於
下文不先諸侯則知以時行兵楚為其主會則蔡許在先故二君
自敵公明嬰齊不敵公也襄二十六年公會晉人却良霄宋人曹
人于澶淵傳曰公會晉趙武宋向戌却良霄曹人于澶淵趙武不
昏尊公也於是衛侯會之然則時有衛侯猶貶趙武者於時衛侯
至往晉將執之不得与會而趙武敵公故貶之也彼傳又曰晉人
執齊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故衛侯如晉人執之於會已執其
卿衛侯如晉人即執之明其不得与會公先取敵故趙武敵公与
此異也 注齊在至恩也 正義曰諸會盟日地而向所他更者
例不重序其人此會盟別序者前會之時唯公會蔡許後楚
而行唯應蔡許在列秦宋以下諸國未至會盟人別故別序也諸
征伐會盟實卿而貶稱人者傳皆言其名氏實是大夫而本會稱
人者則傳皆言大夫此傳却公子去疾以上言其名氏則皆是卿

也齊國之大夫則實是大夫故齊在邦下為非卿故也傳曰卿不
魯盟也謂魯盟之故并歟楚卿楚師於是盟上始與中國相準
紀例曰楚之君臣最多混錯曰說亦隨文強生善惡之狀混濁先
已其不能得辭則皆言惡蓋夷得志然齊相之盛而經以屈完
敵之若必有衰敗非抑楚也此乃楚之初與未開周之典禮告命
之魯自生曰異猶秦之辟陋不與中國準故春秋亦未以存例也
楚之焦繹始封於楚辟在荆山華路監綏以處草莽及武王熊達
始居江漢之間然未自同於列國故經稱荆敗蔡師荆人來聘
後其取居之稱而摠其君臣至於魯信始稱楚人而班次在於蔡
下後二十一年為楚成王之世且遂其業內列於公侯會于孟楚
之君爵始與中國列然其臣名氏猶多參錯至魯成二年楚公子
嬰再始乃具列傳曰卿不魯盟也實為楚臣示例也自此以上
春秋未以入例自此以下衰敗之文可得而論之也杜言魯為楚
臣示例者解傳言魯盟之意傳言卿不魯者非自言諸侯之卿不
魯言楚卿亦不魯是實為楚卿示例 傳注膊磔也 正考曰

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擄之邦去云擄當為膊諸城上之膊字
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方言云膊曝也 注取奄至未聞 正考
曰外取內邑非魯之罪死取可諱而此獨不魯故杜云其考未聞
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元其邑故諱不魯身案楚子滅
萊嬰齊入莒皆殺楚人而經不愛文以加罪此何為改文以諱惡
也哀八年齊人取謹及闡以淫女見取猶尚魯之此殺敵見取何
以當諱知諱義不通故不從也 皆不對 正考曰子者指斥孫
子其言並皆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與甯相向禽皆不對又曰子
國卿也乃專與孫子言耳 注于莫守新築大夫 正考曰大夫
守邑以邑冠之呼為某人孔子父鄒邑大夫傳稱鄒人統論語謂
孔子為鄒人之子即此類也 注軒縣至南方 正考曰周禮小
胥正系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邦象云宮
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一面特縣又去一面四面象
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
縣繁縷以朝諸侯之禮也邦去云系縣謂鐘磬之屬縣於筍虛者

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之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是先儒皆以闕南方故曲也家語說以夏云請曲縣之系繫纓以朝王肅云軒縣闕一面故謂之曲縣注繫纓至之服正彖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玉路樊纓十有再就以祀金路樊纓九就以牲以封象路樊纓七就以異姓以封革路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却云云樊讀如鞞帶之鞞鞞謂金馬大帶也纓令馬鞅也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彩而飾之就成也玉路十二成金路九成象路七成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木路以淺黑飾鞞為樊鵠色飾鞞為纓亦五成是言天子諸侯樊纓之飾繁即鞞也字之異耳巾車又云孤乘及象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棨車其飾皆无樊纓是繁纓為馬之飾皆諸侯之服也案棨禮既夕士薦馬纓三就又諸侯之卿有受革輅木輅之賜皆有繁纓而云諸侯之服者以與曲縣相對又于奠所請故云諸侯之服且諸侯之卿特賜乃有大輅士喪禮為送葬設盛服耳皆非正法所有也仲尼至止也已正彖曰仲尼在

後閔之曰此曲縣繫纓可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車服之器與爵号之名不可以借人也此名号車服是君之所主也名位不愆則為下民所信此名所以出信也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此信所以寄車服之器也禮明尊卑之別車服以表尊卑車服之器其中所以截礼言礼截於車服之中也爰者宜也尊卑各有其礼上下乃得其宜此礼所以行其物宜也物皆得宜然則是利生焉此爰所以生利益也利益所以成民此乃政教之大節也若以名器借人則是與人政也政教既亡則國家後之而亡不復可救止也已言利以平民者平成也每爰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使國益民皆是利也此以曲縣繫纓與人假人器耳名器俱是可重故并言名注范文子代荀庚正彖曰宣十二年邲之戰傅孫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仇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仇之趙胡將下軍乘舟之十三年晉殺先穀荀是士會仇中軍卻克將上軍不知誰代卻克仇上軍疑是荀首為之十六年士會將中軍則林父卒矣荀是卻克仇中軍疑是荀首將上軍荀庚仇之十七年士會請老卻克將中軍

當是荀首仇中軍荀庚將上軍所以知者此年傳稱楚屈巫對莊
王云知羞之父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仇中軍則荀首於莊王之世
已仇中軍明士會老後卻克逐而荀首代也首於邲戰尚為大夫
不應宣之末年得仇中軍故疑先穀死後代卻克仇上軍也明年
荀庚來聘借稱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則此時荀庚將上軍
矣林父卒來已久不應始用荀庚故疑林父卒後荀庚即仇上軍
士會老後荀庚轉將上軍故杜以為士燮代首庚也邲戰以來趙
朔无代今纒昏將下軍則趙朔卒矣故知彘昏代趙朔不知此時
誰代彘昏仇下軍也 注中軍為不息 正彘曰以卻克為中軍
之將言已之傷而未絕鼓音明是法而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
旅田役贊王鼓邦去云王通鼓仇擊其餘面上云齊侯親鼓則天
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 若之必彘也 正彘曰
卻克云余病矣言已不堪擊鼓故有退軍之意故責之云加之何
其以身病之故欲喪敗君之大彘也 援枹而鼓 正彘曰說文
云援引也枹擊鼓杖也援枹而鼓謂引杖以擊之 注居中軍在

左 正彘曰韓厥為司馬亦是軍之諸將也以夢之故乃居中之
御明其本不當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須云代御以此知
自非元帥其餘軍之諸將皆御者在中將在左 注齊侯不知戎
禮 正彘曰依二十二年傳曰蚤及胡者獲則取之明恥教戰求
殺敵也宣二年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
毅是戎更以殺敵為禮齊侯謂射君子為非禮者乃是齊侯不知
戎禮也 皆肘之 正彘曰說文云肘臂節也謂左右為凶處故
以肘排退之 韓厥俛定其右 正彘曰言此者為下丑父與公
易位由厥之俯故不覺其易其母張蓋助厥定右故並不見之
注輶士車 正彘曰周禮巾車士乘棧車邦去云棧車不革鞅而
漆之考工記輿人云棧車欲弇邦去云為其无革鞅不堅易圻壞
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輶與棧字異音同耳 韓厥以進
正彘曰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
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兼飲而進獻彘與此同唯无壁耳蓋古者
有以禮彼臣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時示之以臣禮彘之不忍

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晉語云靡筭之役卻獻子伐齊之侯
來獻之厚殞命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礼如會所
用侯也若殞命則充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杜不
引之者蓋被此不甚相啻故也 注重其至求之 正彖曰天
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
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令知不然者
以傳文三入在前三出在後若用以說齊侯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
得以三入在前今齊侯既先在齊軍欲出求丑父應先出後入不
應先入後出且初時二出容有二入在後之出遂入狄卒有出无
入何得云三入又以傳文師帥兩字分明故杜以為齊侯每出齊
帥以帥房退者每出之又別自為爻不計上之三出列君不達此
旨妄規杜失非也 注媚人即國仇也杜譜云國仇宿媚人武子三夏互見
如師故知宿媚人即國仇也杜譜云國仇宿媚人武子三夏互見
於經傳不知宿媚人是何等名号也却衆注考工記云醜无衣醜
方言云醜自國而東謂之醜知醜是醜也下云子得其國室知醜

亦以王為之傳文王在獻祭之間明二者皆是王也莊四年紀侯
大去其國不言齊滅而云滅紀所得者紀侯被福而去後齊侯收
其民人又取其珍室此則與滅无異故為此解 蕭同叔類也乎
正彖曰蕭同叔子非他人是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言之則亦晉
君之母也吾子布天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諸侯之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虧令輕慢其母不
受同彭即是違王命也奈此王命何乎今輕齊侯之母而是輕晉
侯之母自輕其母即是不孝且告諸諸侯云以母為質是出者以
不孝之更令諸侯也詩之意言孝子所以行孝不為匱乏之道故
以孝道長賜女之族類諸侯皆晉侯之類晉侯皆以孝德賜同類
若以不孝之更号令諸侯其无乃非是以孝德賜同類乎責其違
孝道也所引詩者大雅既醉之篇 詩曰既其畝 正彖曰詩
小雅信南山之篇四王之畝 正彖曰禹湯文武四王之王天
下也立德於民而成其日欲民有所歸上即曰之東畝南畝皆嗚
民意五伯之霸諸侯也唯勤勞其功而抚恤之以奉夏王命而已

不改王之制度也吾子求合諸侯以快其死疆畔之欲止亦自快
已欲不与民同是違王霸之政也 注夏伯亦晉文 正彖曰邦
語云祝融曰昭顯天地之光明甚後八姓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
韋為商伯論語云管仲相相公霸諸侯昭九年傳曰文之伯也豈
言改物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却云天
子襄諸侯與故曰霸之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
或作霸也 詩曰豳豳 正彖曰詩商頌言成湯布政優之然
而寬故有種福祿於是聚斂之子實不亡優寬而自棄福祿於諸
侯何害言不亡為諸侯害也所引詩者商頌長發之篇 注戰而
曰犒為孫辭 正彖曰士卒之勞於外師衆枯槁以酒食勞之謂
之犒師此以師拒戰非犒勞之義而亦稱犒者言以師衆性為
待之如以酒食犒之然為孫煩之辭耳 注言完也從命 正彖
曰言於先字全福幸之時尚不違晉故言亦云從也是指其冥冥
列炫以為舟人請戰言敵邑既或有幸戰勝亦云從也虛稱未然
之夏非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是非也 注藉薦後白也

正彖曰禮象玉之物名為繅藉之是兼薦之言故為薦也復者報
命於君故為白也言无物則空口以為報少有所得則与口為藉
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召生求利少有取得皆言可用藉
手矣 注上野記史闕 正彖曰定八年經晉公會晉師于瓦此
獨不昏故云史闕認曰史先闕故仲尼修經言之 賜三衣之服
正彖曰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
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也本國三命故魯賜以三
命之服司馬司馬與帥侯正亞旅皆大夫本國一命故皆受一命
之服於卿言賜於大夫言受互相足也周禮大夫再命此司馬司
空等皆一命者春秋之時其受已異於周禮故大夫一命 注三
帥之之物 正彖曰三卿各統一軍故總稱三帥魯君之賜晉臣
正可知其法所得服改新以与之身不得特命他臣發初賜以此
物且被若先受此物則身由敢受魯賜故杜以此三帥已嘗受
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之旌旗取若之衣服皆賜
之也象叔則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治蓋以就教為卷

其受之於王則稱大杜言革路若木路者或用革或用木也知受
之於王則大者却子嬌叔孫穆子受之於王皆稱大是也革木是
卿大夫車之考者故云大路金路是諸侯車之考者亦稱大則
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王路天子車之考者亦稱大故顧命云大
路在賓階面是也言所建所服之物者周禮中車革路建大白以
即戎司服云凡兵夏章弁服中車又云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又
云凡田冠弁服然則此車所建或是大白大麾所服或章弁冠
弁列炫以爲旣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
考也今知不然者杜以穆叔子嬌嘗受王路故杜擬而言之叙例
應云受王大路之賜言先路者順傳先路之文故也則以爲嘗受
晉君賜而規杜氏非也 注晉司馬侯賜 正考曰司馬司馬也本
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号其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
大夫之官仍稱爲卿之嫌故云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明他國以
爲卿者以爲大夫也輿帥亞旅亦是大夫官名故又云亦大
夫也單行有此大夫後者司馬主甲兵司馬主營壘輿帥主兵車

候正主年候亞旅次於卿是衆大夫也世專職掌散共軍夏故後
言之直受服嫌非魯賜故云皆晉侯賜 注燒蛤記後葬 正
考曰晉語云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雉爲蜃月令孟冬雉入大水
內蜃鄭云云大水謂淮也大蛤曰蜃則蜃者蛤之類也周禮掌蜃
掌斂五物蜃物以共圍墻之蜃鄭云云五物蚌蛤之屬圍猶塞也
將井樽先塞下以蜃禦濕也是用蜃以瘞墻也禮檀弓記曰塗車
芻芻自古有之却云芻芻芻芻力人馬謂之芻者神之類也不
解塗車者是用泥爲車也傳言益車馬者謂用此塗車茅馬益多
於常故云多埋車馬也却云云殺人以備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尤
右也言始用殉則自此以後亦君葬常用殉故謂此爲始也列炫
以力用蜃炭者用蜃後用炭知不然者杜以傳用蜃炭考之故
知燒蛤爲炭又且炭之類魚灰亦得稱炭列君以力用蜃後用炭
而規杜氏非也 注重猶多也 正考曰重謂重疊故猶多也
力盟器也言器備者士喪礼下篇陳明器云用器弓矢未報敦
打槃也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筮翬其冠有共用之器有備禮之

器言器備故注四阿王禮 正考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
屋邦云云阿棟也角設棟也是為四注樽也士喪禮下篇陳明
器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樽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
之樽上平也今此樽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樽題
漆諸侯不題漆不題漆則四注^阿註云榑榑榑也舍人曰榑正也
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首牆兩也障土者也翰在牆之旁則
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邦云云會謂弁之縫中書其際
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榑亦在上棺有此物明是其飾故以
為旁飾上飾也言樽有榑有則是不苟有言其厚葬說其奢僭
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四阿翰榑皆是王之禮也蜃炭言用亦
本不當用其蜃炭蓋亦王之禮也車馬器備法得有之言益言重
但說其多耳殉則本不得然非說其僭 注若言何用內臣 正
考曰言何用內臣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云則君還以為不成臣
与杜考^考別而規杜氏非也 哭於^以葬 正考曰哭於大門
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

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
至於三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如之自此有隣國弔者常行此禮
以至於葬沈氏云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
命曰孤某使其請^其賓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取相者入告出曰孤
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
君命行弔之禮今三子而行經衛身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注
喪位婦人哭於堂 正考曰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于西方內
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又
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位婦人哭於堂 周書云謂也
正考曰周書康誥之篇周公述文王之變以告康叔云惟乃丕顯
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臣既引其言乃申其意言文王能為此行
故所以造周國也務崇之謂務勸崇益道德務去之謂務去
其刑罰 矢字畫殺御叔 正考曰子雲御叔自以短命死身似天
鍾美於是致使物^其兩大故亦以二事為及姬之罪 飯吾聘女
正考曰禮記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道之云女故邦國吾依

札聘女以為妻也 注云卻克族子 正彖曰世本卻豹生莫芮
之生缺之生克又云豹生義之生步揚之生蒲城鶴居之生如
古本克是豹之曾孫也 是豹之玄孫於克為二從兄弟子 注禁
錮勿令仕 正彖曰說文云錮鑄器也鐵器穿穴者鑄鐵以塞之
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官者其莫亦似之故謂之禁錮今世猶然
注王卒之之位 正彖曰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車此云彭名御
戎知王戎車亦行也若君親在軍則君為車中御者在左勇力之
士在右故御戎右常連言之此王車而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
使御者在中令蔡許二君居王車上為左右之位若夾衛王然下
注云乘楚王車為左右是二君皆在車之上也 注齊大司卿也
正彖曰諸大夫盟會經與之稱人或摠言大夫若實是國卿
本合書名者傳即與其名氏若本是大夫不合晉名者傳蓋言其
大夫見其與之不與俱為稱人故不夜言其名氏此傳言齊國之
大夫傳不與其名氏為非卿故也襄十六年吳梁之會經晉成宣大
夫盟傳云於是叔孫豹晉荀息向戌衛甯殖鄭公孫夏小邾之

大夫盟於時會上邾之下有曹邾薛杞而小邾之大夫最處其
下舉小邾而上包之此盟邾人之下有齊曹邾薛鄆俱是大夫齊
最在上舉齊而下摠之止為齊若是卿則合言名氏此會非卿故
舉齊也 注匱之也 正彖曰私竊為盟之終不固此盟是匱之
之道也傳既言匱盟以解經又自解名曰匱盟之意於是乎畏晉
而竊與楚盟故曰此是匱之之盟也諸侯之卿竊與楚盟而仲尼
貶之言其不應背晉故責之也責諸侯之背晉是成晉之盟主也
哀十二年公會於橐臯臯子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之而私與
衛侯宋皇瑗盟彼畏臯而竊相與盟不與者不與為盟主言其
私盟可許但魯自畏臯不昏其盟其情可責也穀例曰諸侯畏
晉而竊與楚盟書盟而貶其卿此所以成晉為盟主也吳之疆大
殆於會鄭終於黃池凡三會三盟唯書會伐而不書盟者吳
以盟主自居而行其夷禮之儀不與則盟神不蠲非所以結信矣
昭明德故不錄其盟不與其成為盟主也既不與吳之內盟主則
宋魯衛三國私盟可許故也貶文是也若然依二十一年公會諸

侯盟于薄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彼二者皆與與楚盟並在
貶責此竊與楚盟而貶之者為依公之時齊桓既卒晉文未與中
國而伯唯強是與遠共楚盟世所可責此時晉內盟五塊率諸
侯私竊內盟心實畏晉故貶之耳然諸侯之卿畏晉容可貶之楚
之強盛怕與晉敵非是畏晉卿亦貶者楚既強盛應顯然作盟令
私竊受盟不敢宣露亦是畏晉之義且成晉內伯更須貶楚注
乘楚之別 正彖曰小國之後大國其征伐也皆自乘其車自
率其軍戰陳之時與曰出力耳此二君棄已之車乘楚之乘乃
內楚王左右則是失位既失其位非後國君故侵與盟會並皆不
序經書楚師却師侵衛於時蔡許在矣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蔡
許亦在也及盟又蔡許之君在季侵也會也盟也三吏並失其位
經志不書故傳於盟下親之明上侵衛會蜀皆失位也曰說諸侯
之貶亦書為人杜意謂諸侯之貶不貶於人故因此而又明之卿
不晉則稱人諸侯不書則全不見經此是君臣之別明敗諸侯
稱人之法也 詩曰武收豎 正彖曰此大雅假桑之篇大誓也

衆也 正彖曰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萬心萬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曰德此言大誓所謂者引其意非本文也 注三吏三公也
正彖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擯於天子也天子之吏鄭玄云
謂三公也是三公稱吏故知三吏三公也 禮之記一等 正
彖曰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不得依獻捷之禮其獻捷
之禮王待之必重於告慶之禮鞏朔晉之上軍大夫也縱使得如
獻捷之禮亦為降卿禮一等傳言降於卿禮一等以見王待鞏朔
不失常也 三年注宋衛記禮也 正彖曰依九年傳曰宋桓公
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公侯曰子傳因未葬而發
在喪之例是先君未葬嗣君不得稱爵以會諸侯也知非踰年得
成君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
未葬也彼王既踰年矣猶不得稱王命臣知諸侯雖則踰年但足
未葬不得稱爵以接隣國正以王不命臣明知其非禮也 注三
年記哭之 正彖曰公羊傳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
為謂之新宮不思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吳三日哭禮也穀梁傳

曰新宮者禘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二
傳皆以新宮為宣宮三日哭為得禮故杜依用之宣公以其十八
年冬十月薨至二年十月而大祥也而禘祭神主新始入廟故謂
之新宮禮檀弓記曰有焚其先人之宮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
三日哭鄭玄云謂人燒其宗廟新宮火人火也記稱新宮火者指
此新宮吳耳傳例曰天火曰哭人火曰哭三家經傳有五字皆內
吳鄭玄以為人火非其要天火人火其哭皆當三日是其善
得禮也哀三年相宮依宮吳不言哭而此言三日哭者執例曰新
宮者宣公之廟父廟也諒罔始罔而過天災故感而哭之以致哀
異於餘廟也及荀庚盟 正彖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魯之微
者及之也此言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卻犢盟皆公
自及之非臣及之也知者依二十八年傳晉栾枝入盟鄭伯衰十
一年傳晉趙武入盟鄭伯子展出盟晉侯臣對君者皆君自與
盟知此使來亦公自與盟也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
可知故不言公 注不書至辭略 正彖曰直舉國名傳其具說

知是皆辭略故史異文身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
不稱將帥夷狄之刺也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
冬鄭伯伐許先後並言敗責何獨此伐偏刺之 傳注以血玉鬯
鼓 正彖曰說文鬯血祭也禮雜記鬯廟之禮云雍人舉羊升屋
自中之屋南面剖羊血流于前乃降鬯廟以血塗廟知鬯鼓以血
塗鼓也 然則德我乎 正彖曰德加於被之荷其恩故認荷恩
由德論語以德報德傳稱王德狄人皆是也 死且不朽 正彖
曰懷荷君恩身雖死而朽腐此恩不朽腐也死尚不朽以示其
死不忘也 注宣十至計之 正彖曰謂赤狄餘民散入谷如之
內今伐谷如者未就谷如之內計彼赤狄餘黨然唐谷如者赤狄
餘民則谷如亦赤狄矣列炫以為唐谷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今
知不然者以赤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鐸辰畢落氏等皆是
其類並內建國假令潞氏甲氏鐸辰畢落氏等皆自外猶存則是不
滅者多止應言討赤狄之類不得稱餘且伐者邑其鐘鼓討者責
其罪狀以唐谷如容受赤狄餘黨故伐而討責若以唐谷如即是

赤狄之餘應取土地魯無絕滅何當唯伐討而已劉以唐各如命
是赤狄之餘而規杜非也 注此傳記四字 正彖曰傳言上失
民也叙經傳文若經傳文則傳言所解故疑經闕此四字叙例曰
傳云唐各如唐上失民也今經但言伐唐各如唐各如唐各如唐
若經亦无此文則丘明為損益經文而加失民之傳也是言知
經闕之意也三年潰逃已有例矣復發傳者嫌夷狄異於中國故
重發也 其位在三 正彖曰於時卻克將中軍荀首仇之荀
庚將上軍是其位在三也注云下卿者傳稱小國之上卿荀大國
之下卿又言衛在晉不得為次國則以衛為小國荀庚若是中卿
自然當先晉矣乃云晉為盟主其將先之直以盟主先晉明是二
人位等以此知荀庚是下卿也晉立三軍將仇有云第三猶為下
卿則其餘皆下卿也蓋以諸侯之禮唯合三卿三是其正故定以
三人為上中下餘皆從下卿也卿有上下姓年賜晉三帥皆以三
命之服者侯伯之卿禮皆三命上卿下卿命不異也 注春秋云
小國 正彖曰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以上地

之大小命數為等差也春秋之世強陵弱大吞小爵雖不能自改
地則以力升降諸侯聚會強者為雄史書時變大小為序此更不
可改易仲尼即而用之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
計爵之尊卑故衛侯爵猶為小國以地狹小故也襄二十五年
傳子產論晉曰今大國多城矣城方千里是晉有方千里者三
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包
當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為次國其為次國者當晉秦平 注韓
厥云天軍 正彖曰杜知韓厥為新中軍及上下新軍將仇者以
下六年傳云韓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時晉更增置新中上下
三軍韓厥將新中軍名居其首故杜依名配其將仇 將授王
正彖曰王詔所執之圭也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王於兩楹之間於
以時卻克趨進故記之也史記齊世家曰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
軍頃公朝晉於尊王晉景公王不敵而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
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敵然此時天子雖微諸
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隨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

力一戰而勝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迹之意
所以有此說者當謙此傳將授王以內將授王遂飾成以此譏辭
耳 注戎朝異服 正彖曰周禮司服凡兵夏韋弁服禮玉藻記
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
迎聘客尚以皮弁迎朝賓必皮弁矣在朝君臣曰服公當皮弁則
韓厥於時亦皮弁也却玄云韋弁以韋韋力弁又以為衣裳春秋
傳曰晉卻至衣韋韋之跗注是也皮弁之服十五升白衣素積以
為裳是戎朝異服也 四年冬城郟 正彖曰穀則土地名魯有
二郟文十二年城諸及郟杜云此東郟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
縣南有負亭或曰郟即負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
郟杜云此西郟昭公所出居者東郡廩丘縣東有郟城然則此為
公欲叛晉故城郟以為備當西郟也 傳通嗣君也 正彖曰文
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季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曰
好要結外援好交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其交與此一
也謂君初即位聘隣國耳在魯而出謂之始聘自外而來謂之通

嗣君言被君嗣位以來未與魯通於此始通之也 注記祭也
水 正彖曰杜陸災陽中牟縣有東記襄城縣有南記知此記祭
非被二記而以成臯縣東有記水者以傳為晉伐鄭取記祭既為
晉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之記水也字各水旁已為記水
旁已為記字相亂也漢晉音安亦力記今記水上源謂記谷
五年杞叔姬來嫁 正彖曰杞既出之猶稱杞者雜記曰諸侯出
夫人之禮也此記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也以夫人入邦云行道
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舍其家乃為絕不用此為始 注記異也
正彖曰公羊傳曰梁山崩何以昏記異也公羊以為非常為異客
物為災此山崩也取客故力異也 傳注自告自伯從人 正彖
曰孺者趙嬰使人故云自告自伯從人也若若趙嬰使人不於云
神福仁而禍淫 注野饋也大國 正彖曰穀則土名魯有
曰饁野之饋也彼言野饋也田農在野之人此言野饋者在野行
路之人俱是在野皆以野言之謂之饋者言其運糧饋之被自送
女而住饋之者敬大國也 注捷邪出 正彖曰捷亦速也方行

則遲邪出則速楚辭謂邪行小道力捷徑是捷力邪出 注車无
文 正彖曰周礼中車掌王之五路皆不言車有文飾其下服車
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夫乘墨車却玄云夏篆五采登轂約
也夏纁亦五采登轂耳墨車不登也孤之車尚有珠約明諸侯
之車必有珠約詩所謂約輶錯衡是其意也乘纁車无文蓋乘大
夫墨車也覲禮侯氏乘墨車乃朝却玄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
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尽曰也被為適王尚乘墨車明此山崩降
服亦乘墨車也 注舍於郊 正彖曰依三十三年傳秦伯以師
敗于殽素服郊次此言出次降服明亦次於郊也文四年傳楚人
滅江秦伯为之降服出次注云辟正寢与此文互相見也 注經
在武所文 正彖曰傳不虛舉經文以无所明又上下倒錯諸家
之傳又悉无以言必是所文此杜以疑夏母皆不敢輒去之耳
六年注魯人至後世 正彖曰杜以傳稱季文子以鞶之初立武
宮鞶在二年今始立武宮故云魯人自鞶之初立今无患追思鞶
鞶以內已功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廟以告戰勝之夏故以

章示後世明己之功也其意言築武軍入作武公之廟公羊傳
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是立宮為武公廟也武公是成公九世
之祖其廟毀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為不毀之廟礼明堂位曰魯公
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世不毀到炫以
力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今知不然者以下傳云聽於人以救
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是丘明說魯立武以章武
功明非徒築宮而已又宣十二年屠黨請築武軍楚子云武有七
德我无一焉武非吾功遂不敢築武軍以明武功此則丘明說魯
章武功明亦築武軍也若其唯築武宮傳應云不可以立武宮不
得單稱武也則以力唯築武公之宮而規杜非也 傳注礼授武
东也 正彖曰聘礼云公受玉于中堂与東楹之間却玄云中堂
南北之中也入堂之際尊卑受也东楹之間亦以君一臣行二
也聘礼大夫奉命乘聘君臣不敵故授玉于東楹之間國君來朝
若卑礼敵且傳言東楹之東以說却伯行達明礼當授玉于兩楹
之間 注宣十說之 正彖曰服虔云鞶之戰請武公以求勝

故立其宮室定元年傳昭公不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五煬宮以若
內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元駢之說故不可從 沃饒云失也
正彖曰土田良沃五穀饒多民豐則國利財多則君柔其處不可
失也 注鹽池是 正彖曰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
廣七里周摠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色然則鹽是鹽之名鹽
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為鹽餘鹽不名鹽也 注路寢之庭
正彖曰礼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寢庭是路寢
之庭也沈氏云大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摺相却注云燕朝
之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為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其路
門之外朝則司士掌享故司士掌路朝之後路朝則路門之外每
日治朝更之朝也其庫門之外朝則朝士掌享故朝士云掌外朝
之法此是詢衆庶問罪人之處也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
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庫門
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門路則外朝在雉門外 注惡
疾亦觀成也 正彖曰下云土厚水際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

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亦也亦雅訓觀句見杜以惡為疾亦
疾亦非難見之物唯苦其病成耳故訓觀句成言其病易成由水
土惡故也 易觀云墊隘 正彖曰疾亦易成則下民怨若民既
怨若則必羸困云云而謂之墊隘者方言云墊下也地之下濕狹
隘猶人之羸瘦困苦故杜以墊隘為羸困也 且民怨利也 正
彖曰民有災患則不暇後上甘災患則後教化十者教之少成故
云十世之利也 注財易云驕侈 正彖曰魯語敬姜云昔者聖
王之於民也扶瘠土而居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
則思古則善心生逸則淫云則志善云云則思心生次土之民不
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勞也敬姜此語自是激發之辭未必
聖王全然要亦有此理也大史公晉稱武王克殷患殷民富侈大
史公曰奢皆厚葬以破其產為其富而驕佚故設法以貧之也管
子曰倉粟實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榮辱謀生於有餘爭生於不
足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後教為其貧而恥教學生以富之
也以皆觀民設教故其理不同若近都近鹽則民皆商販則富者

弥富驕侈而難治貧者益貧飢寒而犯法且貧者資富而致富富者削貧而為富惡民之富乃是慙民之貧欲使貧富均而勞逸等也 注迫室則民不務本 正考曰農業人之本也商販食之末也若民居近室則棄本逐末廢農為商則貧富兼并若貧富由兼并則貧多富少貧者无財以共富富者不可以倍稅賦稅少則公室貧也 子之仇十一人 正考曰服虔云是時宋督將中軍荀首仇之荀庚將上軍士燮仇之卻錡將下軍趙同仇之韓厥將新中軍趙括仇之鞏朔將新上軍韓穿仇之荀驩將下軍趙旃仇之 注商書洪範 正考曰武王克殷始作洪範今見在周書傳謂之商書者以箕子商人所陳故也 七年鼯鼠云免牛 正考曰狄狄云鼯鼠李巡曰鼯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螫毒者蓋如全鼠狼改下牛下重言鼯鼠又食其角不重言牛者何休云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改下被食角者言乃免牛則前食角者亦免之矣後下免省文也 注稱牛云禮也 正考曰依三十一節傳曰牛卜日夕牲令稱牛是未卜日也免放也放

不殺遂不郊也 傳詩曰玉有足 正考曰此詩小雅節南山之篇 曹宣公來朝 正考曰此文及八年傳召桓公來賜公命並无所解叙而虛載經文者叙例曰其經傳更曰而又異者或告命之辭有差異或氏族名号尚須互見此蓋須互見名号故舉之也以兩云一季 正考曰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言季謂更將百人也言之者婉句耳凡將一百二十五人適吳也舍偏謂舍一偏之車九乘也兩之一季又舍二十五人也凡舍九乘車二十五人与吳矣發首言兩之一者為舍此兩之一故先言之又言季者見巫臣所將非唯有一兩也可司馬法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言偏不為大商是苗九乘車矣唯言為一偏不見元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立明力傳辭皆易解此獨疑誤或誤本文蘇氏云舍九乘車以六乘車還則以七乘車傳不言者以舍既稱偏明去時有車可知後省文也沈氏云聘使未有將兵車者今此特將兵車力方於教若戰陳故與常不同 注戚林云厲晉 正考曰傳言晉反戚焉則戚已屬晉襄二十六年衝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此不言叛故解之戚是孫氏世所食邑林父出奔
之後戚自隨隨而屬晉非林父入而將去故不言叛也 八年注
昏聘之文 正義曰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
新始告魯欲圖為昏之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云云達
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
人納其采扱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士禮使
媒諸侯不可求媒於他國自使臣行則亦媒之矣昏有六禮下達
之後初有納采扱之禮既行納采其日即行問名問女之名將飯
卜其吉凶也飯既卜得吉又使女者往告謂之納吉納吉則昏
禮定矣後遺納徵之成也納幣以成昏禮士禮納徵有玄纁束帛
儼皮其諸侯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納幣以後又有請
期親迎是之謂六禮也計華元來聘之後尚有納采納吉二使二
使之後乃納幣今唯書納幣者納采納吉其使非卿故不書也
穀例曰諸侯昏禮之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逆女納幣
逆女二夏皆必使卿行之則書之地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

華元來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
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昏唯存納幣逆女此其義也是
言聘女不應使卿今華元以卿將命故特書之也隱二年公羊傳
曰昏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
也辭窮者何先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无主昏者宋公自命
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者文十六年傳
文 注傳曰曰稱名 正義曰傳稱莊姬諧之則是曰括无罪大
夫无罪見穀例不書名此並書名故解之宣十二年傳曰原屏咎
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叨高位宜其見討今宋公不作
亂後告而稱其名言後告者凡殺大夫必以其實有罪告不肯言
其无罪魯史詳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書或否耳 注諸侯互
通稱 正義曰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亦无正禮唯文元年天
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儀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
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圭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
朝王明當即位即賜之命今八年乃是緩也隱元年宰咺來賜

內其緩書名以說之此亦緩也而不說之者被贈死不及尸序生
不及袁子氏未薨而豫凶事所失者大故特說之春秋之時賜命
禮廢唯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相公死後追賜其餘皆不
得賜苟以得之內榮故不復說其緩也且賜之以主者為朝而合
瑞魯尚不朝天子不宜說天子賜緩也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
稱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云稱天子者一即此是也三稱並行
皆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云者之通稱也其不曰者史異辭耳公
羊傳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杜用彼說
也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叔合且
賜以恩深加禮妾母恩曰畿內故稱王成公八年乃得賜命與夷
狄同故稱天子无氏无此矣故杜不從之注古者云媵之
公曰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伴媵之以
媵婦媵者何兄之子也姊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是諸侯娶
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媵也傳曰曰姓媵之異姓則否是夫
與媵皆曰姓之國也魯衛曰姓故來媵之叔例曰古者諸侯之娶

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媵姊皆同姓之國云三人凡九女參骨肉
之親所以息陰訟云息所以廣純嗣也當時雖无其人必待年
而送之所以絕望求塞非常也辭稱魯魯不教故遣大夫隨之亦
謂之媵臣所以將謙敬之實也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媵姊媵室
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所以重昏姻固人倫云云之矣既固上足
以奉宗廟下足以繼後世此夫婦之義也傳注餞送以飲酒
正矣曰詩大雅韓奕篇云韓侯出租出宿于魯顯父餞之清酒百
壺是餞也送行飲酒也 大國之盟主 正矣曰義者宜也受得
其宜謂之力及政陽之田宜其飲魯是飲魯力及飲魯不義大
國當制其義受以諸侯之盟主 信以正解體 正矣曰言之
有信及受乃行是信以行及受必以受命乃成就故及以成命也
秋信以行及受以受而命諸侯故小國所望而飲之懷飲也言而
先信則信不可知所命非及則及无所立如則四方諸侯其誰不
解體認受晉之心皆踈慢也 詩曰其德 正矣曰衛風氓之
篇 詩曰其言之 正矣曰詩大雅板之篇也言王者之所圖

謀其受未能長遠我以是故用大道諫王行父今亦懼晉之不能
遠圖而因此以失諸侯是以敢私言之私布此言即是大諫也
楚師之還也 正彖曰還在六年不於彼言者因其今獲申驥
言六年侵沈述柔書得琚善之功故於此并言之 詩曰王作人
正彖曰大雅旱麓之篇 注穆姜之女 正彖曰明年季文子如
宋致女还稱宋工之柔穆姜出拜謝之知是穆姜所生之女也
注趙武武孫也 正彖曰史記世家云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
柔皆趙襄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
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在姬以時尚少
不得為成公姊也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按之史記又稱
有屠岸賈者有宦於公以時為司寇追論趙盾殺君之變誅趙
氏殺趙朔趙曰趙括而滅其族案二年傳柔書將下軍則於時朔
已死矣曰括為莊姬所諧此年見殺趙朔不得與曰括俱死也於
時晉君明諸臣強其容有屠岸賈斬其間得如此專恣又說云
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

疾韓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與左傳皆違馬遷安說不可從也
夫豈不免也 正彖曰此趙曰趙括謂天祿之父祖若桀紂之輩
蚩邪辟子孫賴禹湯之功而食天祿 注渠丘亦遠里 正彖曰
十四年莒子朱卒知渠丘公即是朱也渠丘莒之邑名夷不齒有
謚或作別号此朱以邑名為号不知其故何也 唯然 正彖曰
俗本唯作蚩今定本作唯 衛人武則否 正彖曰膏肓以力勝
不必曰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異姓則否十年齊人來媵何以无
賤刺之文左氏為短却箴云礼稱納女於天子云備百姓於國君
云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齊是大國今來媵我得之
為榮不得賤也 九年注女嫁之好 正彖曰相三年九月夫人
姜氏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此二月伯姬嫁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二者其間並述三月
礼婦入三月廟見知致女必以三月蓋廟見之後婦礼既成使夫
夫聘問禮之致女致其成婦之礼存讓敬序殷勤所以篤昏姻之
好也仲年行父俱是致女而被言聘者在魯如書則曰致女在他

國而未則但言聘外內之異文也以彼言聘而實是致女故二注皆言使大夫隨加聘問也注五同盟正注曰死野以宣十年即位此二年及國仇盟于袁婁又盟于馬陵此年于蒲皆魯齊俱在是五同盟也注魯邑正注曰長歷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又在十二月上而云各時也即是閏月城之閏月半後即是十二月節故水昏已正而城之是得時也傳注南冠楚冠正注曰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尤備南冠而繫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解象冠也古有解象歎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角形內冠令觸人也注冷人樂官正注曰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於冷官鄭云云冷官亦官也冷氏在掌采官而善焉故後在少昊采官為冷官呂氏春秋稱黃帝使冷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昭二十一年傳景王鑄无射冷州鳩非之是冷氏世掌采官也周語云景王鑄鐘成冷人告和魯語云冷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稱冷人謂稱冷官是冷為采官之名也

也注舍其誠

也注舍其誠正注曰楚王既為君矣不言為君時更而遠稱大子者若言為君時更嫌為君隱惡或疑已在君位矯情為善舍其當時近更遠稱大子少小者未為君時不須隱蔽以示王性自然言其後小如此以明已之誠无所私也禮君前臣名字則貴於名此道二卿之名不言字是為晉君也注決辰十二辰也正注曰決為周甲也從甲至癸為十日從子至亥為十二辰也周禮縣治象決日而斂之謂周甲癸十日以言決辰謂周子亥十二辰故為十二日也先棄管削正注曰韋草云白華野管郭璞曰管茅屬陸玩毛詩疏曰管似茅滑沃无毛羽宜為索繩及曝尤善蒯與管連亦管之類喪服疏屨者傳曰蒯蒯之菲也可以為屨明脚如管並可代絲麻之之故云无棄也十年注卜常云故正注曰曲禮論卜筮云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則卜者每旬一卜傳稱勝蟄而郊則周之三月郊之大期此云五卜者每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依三十一年傳云禮不卜常祀不應卜而卜以不吉而不郊皆非禮也注晉侯

之之禮 正彖曰如傳文知晉侯是太子也漢未有汝南應劭作
曰君諱誤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厉公名孫滿又有王孫滿是曰
名不諱則此為孫滿或為孫滿誤耳今定本作滿傳先說文知說
其生代父位失人子之禮者傳稱凡在喪公侯曰子父喪代位尚
不稱君生代父位說之必矣傳言立太子以為君若其不說則不
須此傳是顯其說之意 注云曰盟 正彖曰猶以宣九年即位
十七年盟于新道元年于赤棘二年于表婁五年于吳宰七年于
馬陵九年于蒲皆魯晉俱在是曰同盟也 傳注厉鬼也故怒
正彖曰鬼怒言殺余孫不父必是枉死者之祖也景公即位以來
唯枉殺趙盾趙盾故知是趙氏之先祖趙氏先祖其人非一鬼不
自言其名未知誰之鬼也本云公明生趙夙晉語云趙衰趙夙之
身則指之祖公明是也服虔又以為公明之鬼凡為疫疠鬼皆妖
邪之氣未必真是彼人故杜不復指斥 注言南也心下為膏
正彖曰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賈服何
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蓋疑者為脂執者為膏其實疑者亦曰

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腦膏則以膏謂連心脂膏也列炫以為執者
乃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為膏改易傳文而規杜氏非
也 注叔禽叔申弟 正彖曰此无文也以禽與申俱死當是坐
其兄弟知是身也 忠為武令乎 正彖曰言叔申忠誠為此令
善之德施之於弟伯施非得其善人猶尚不可何況不有令德者
乎言令德者往年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
晉使晉必敬君是也

春秋正彖卷第十八

計一万七千一百八十字

218
28

東方文化叢書第四
舊鈔單疏本春秋正義

昭和六年二月廿日印刷
昭和六年二月廿八日發行
發行者 東方文化學院
古書複製事業主任
右代表者 荻野仲三郎
東京府杉並町
阿佐ヶ谷四十二番地
印刷所 小林寫真製版所
京都市油小路正面下ル
發賣所 文求堂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六番地



